

譚正璧編

子程子曰大學

也於今可見古人

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

天大學而虛靈不昧以學也明

新息拘者人欲所蔽則有

人使者革其

學生國學讀本

墨子讀本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其妙

成其

之始

有及

也萬

道可

道非

章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初版

學生國
學讀本
子讀本（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三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譚正璧

發行人 李虞杰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墨子讀本序

墨子爲書，歷古至今，多所亡佚，故其篇數多寡，古今不同。清畢沅墨子注鈔云：『墨子七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其書沿革，於此可見其大凡。今將今本十五卷全目列後：

卷一 親士 修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卷二 尙賢上 尙賢中 尙賢下

卷三 尙同上 尙同中 尙同下

卷四 兼愛上 兼愛中 兼愛下

卷五 非攻上 非攻中 非攻下

卷六 節用上 節用中 節葬下

卷七 天志上 天志中 天志下

卷八 明鬼下 非樂上

卷九 非命上 非命中 非命下 非儒下

卷十 經上 經下 經說上 經說下

卷十一 大取 小取 耕柱

卷十二 貴義 公孟

卷十三 魯問 公輸

卷十四 備城門 備高臨 備梯 備水 備突 備穴 備蛾傅

卷十五 迎敵祠 旗幟 號令 雜守

今人胡適於其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分墨子全書為五組，其說如下：

第一組 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的。（黃震宋濂所見別本，此七篇題曰「經」。）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

第二組 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二篇，節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第三組 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我以為這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別墨」做的。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為接近。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裏面。所以我以為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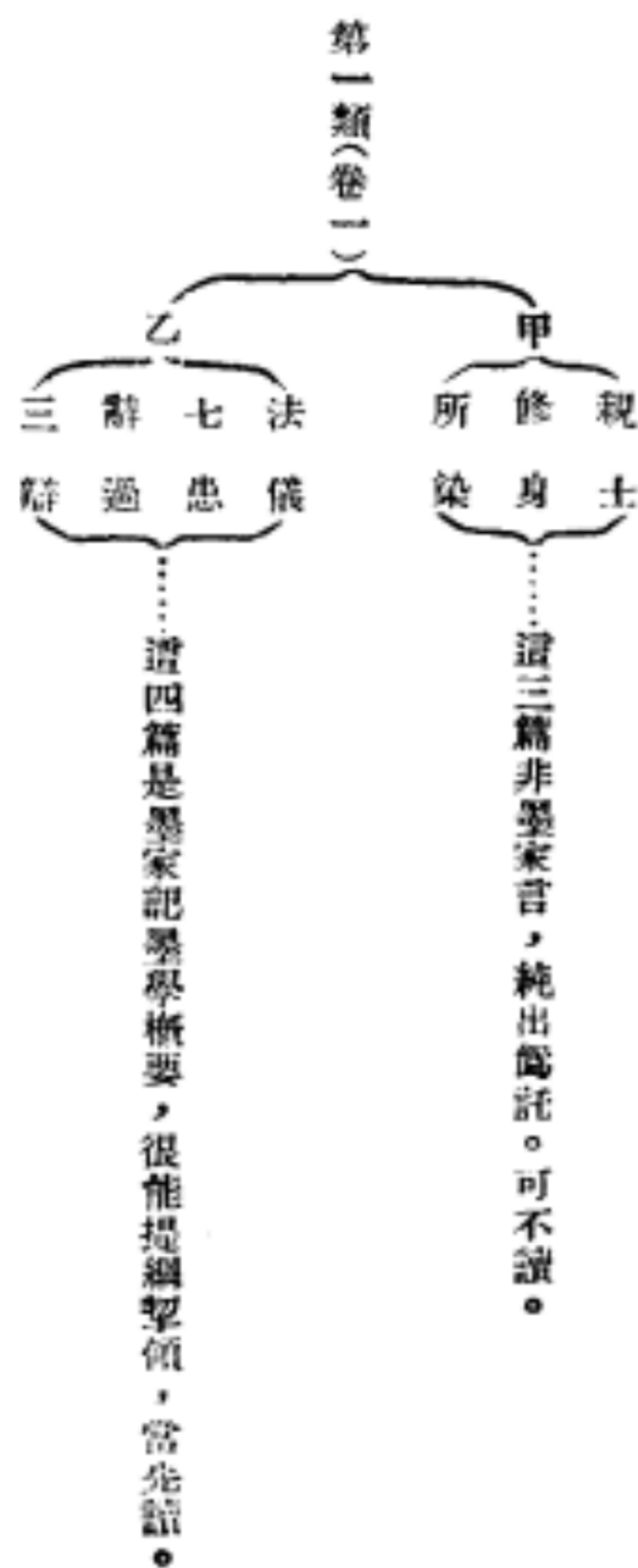
第四組 耕柱、費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為重要。

第五組 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甚麼關係。

研究墨學的

一 讀第二組和第四組，後讀第三組。其二組，可以不必細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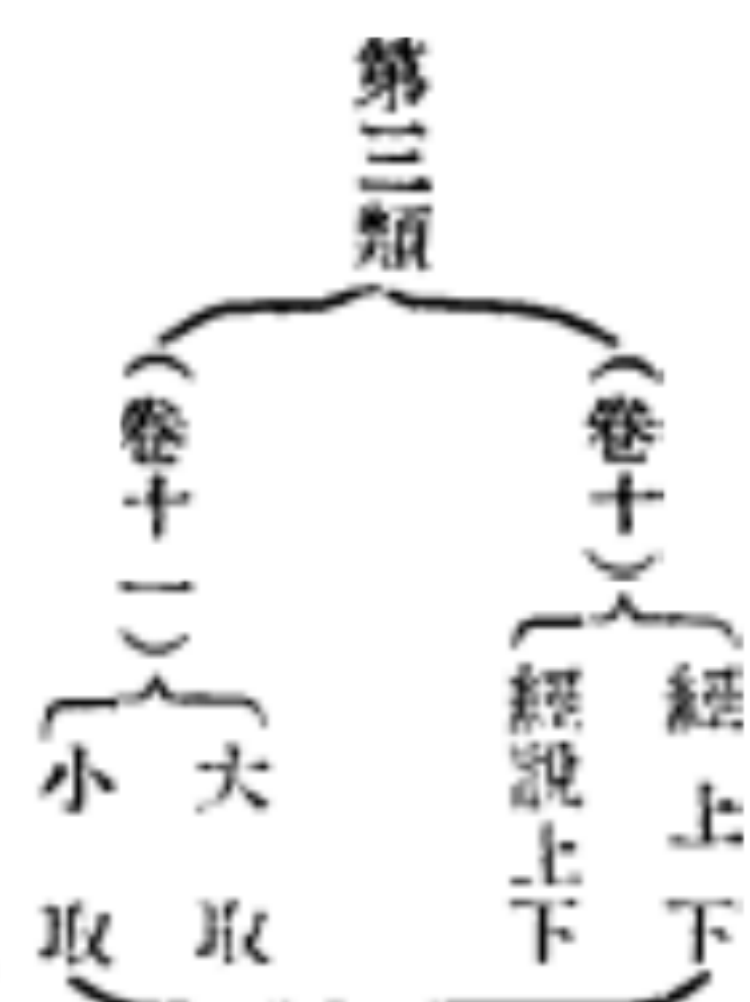
梁啓超頗同意於胡氏之分組，但其意見略有不同，故於所著墨子學案中，即採用其分類，而別作如下之解釋：



……這十個題目二十三篇，是墨學的大綱目，墨子書的中堅。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樣，可以證明是門弟子所記，非墨子自著。每題各有三篇，文義大同小異，蓋墨家分爲三派，各記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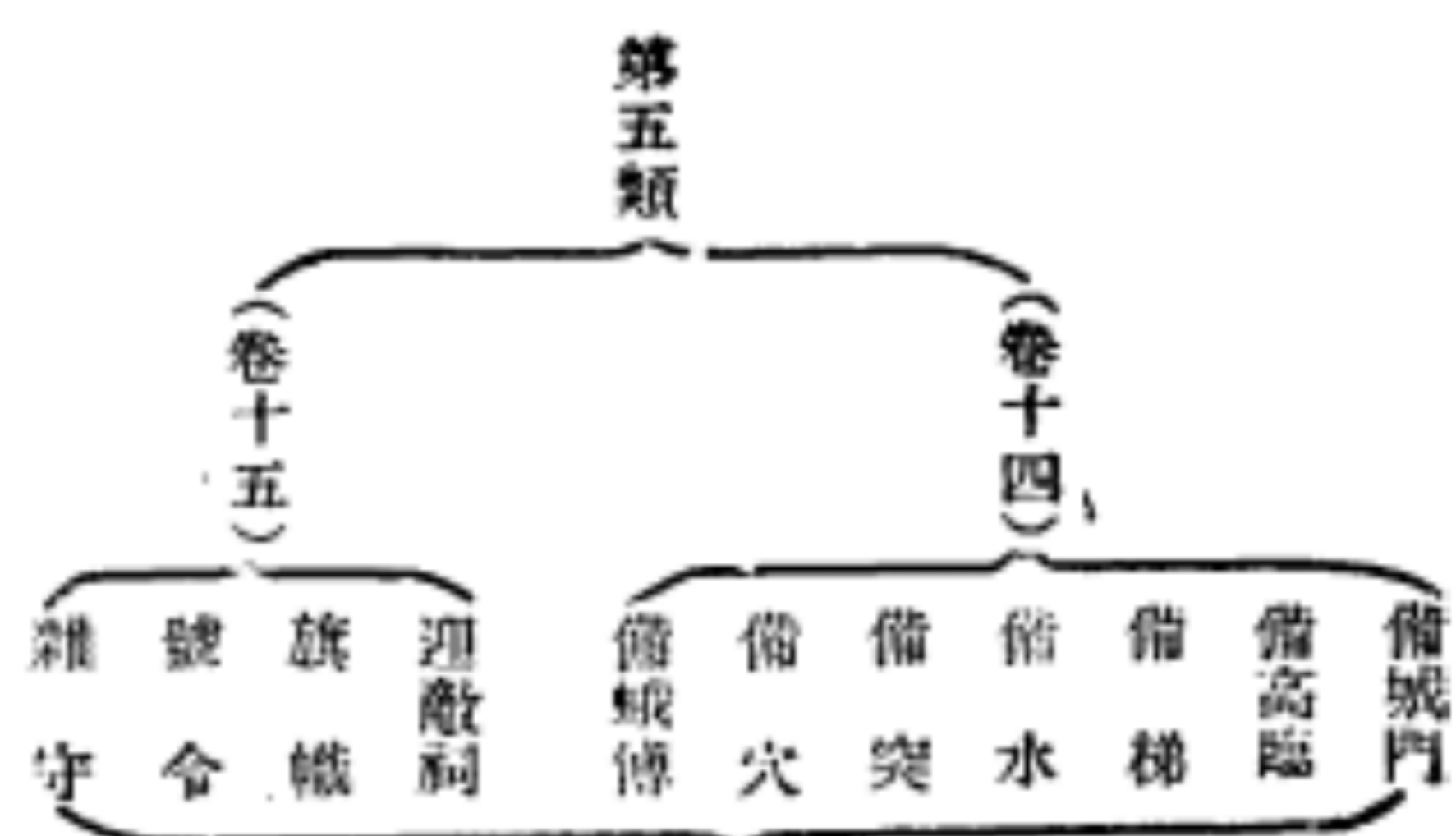
……這篇無「子墨子曰」字樣，不是記墨子之言。



……這六篇，魯謗叫他做墨辯，大半是講「論理學」。經上下，當是墨子自著。經說上下，當是述墨子曰說，但有後學增補。大取小取，是後學所著。



……這五篇是記墨子言論行事，體裁頗近論語。



……這十一篇是專言守禦的兵法，可緩讀。

綜觀胡梁二家所分，大致無甚歧異，獨於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一以爲別墨所作，絕與墨子無關；一以爲墨子所自著，或弟子所記，斯爲大異之點耳。其以修身、親士、當染諸篇爲後人僞托，前人亦已言之，以其多爲儒家言故。然墨學本與儒家有關，淮南子要略篇已有「墨子學儒者之學，受孔子之術」之說，其言本亦甚古。但墨學之起，大部爲儒學盛行之反響，故其他諸篇，悉與儒家言相反。今以相反之言，廁之同書，不獨體例攸闕，亦足淆亂後學之心理，如不作探源之研究，則刪去之亦是也。至經上下、經說上下、大

取、小取六篇，爲論理學之專門著作，卽爲墨子所自著，初學者亦儘可暫置弗讀。其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全爲治兵之言，後世研究軍事學、機械學者，或可於其中有所發明。此外卽對墨子書作專門研究者亦大都不甚精攻深討之。且其學更較論理學爲專門，初學者自更無研讀之必要。至如非儒一篇，在第二組（依胡適所分，卽梁氏之第二類）中體裁獨殊異，故向視爲僞作，茲亦刪去。本書所存，實係全據胡梁二家之說，存其必讀而去其可緩讀或不必要者，得三十二篇。

茲將本書所存各篇，略著其內容如左：

法儀 此篇論人君爲政之須法天。實爲天志之餘義，可當天志各篇之附錄讀。但篇幅甚短，簡而得要，亦不妨作天志之敍論讀也。

七患 此篇論節用之義，及守禦之道。其與節用各篇不同者，此未言節國家之糜費，以供備禦外侮之用，純爲國家經濟著想，非如彼之爲一般的也。然其論甚精，可爲今日談節約救難者之借鑑。墨子爲學之切於實用，於此可見其一斑。

辭過 辭爲辭受之辭，過者，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要引并入七患篇，故孫詒讓疑爲後人妄分，非古本如是。但以論點言之，與七患篇亦略有不同。七患言不節之害，爲無以禦外侮，此則言在上者奢侈，則其民難治，其範圍較廣而見解又進一層也。

三辯 此篇所論，爲非樂之餘義，猶法儀之爲天志之餘義也。其大旨謂聖王雖用樂，但用之愈繁，其治愈寡，故不如不用之爲愈。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篇中載程繁之問，

與墨子之答，辭不相涉。且篇幅亦過短，與他篇不類，故呂思勉氏以爲當有關文。

尚賢上中下 尚賢爲墨學十大綱領之一，亦爲墨子之政治哲學。文中頗著重「選賢與能」之義，其旨與儒家頗相近。但儒家以施行仁義爲依歸，此則以富國利民爲其終極之的。故儒家徒托空言，不如墨家之重實際也。自下各篇，文字皆極累重，蓋墨子上說下教，強聒不舍，故其辭實而不文也。三篇相重複，但以中篇爲最詳。

尚同上中下 三篇相重複，與尚賢同，中最詳，而上最略。以中上二篇相較，顯見上篇有缺。尚同以天爲極則，說與天志相通。尚同之義，或有疑爲卽專制者，此由於不明墨子所尚同之故。墨子既主尚賢，則尚同者，尚同賢人也。賢人以富國利民爲責職，安有棄離人民而甘爲獨夫者乎？故如以尚賢之道，行尚同之法，則決不至蹈專制之轍也。

兼愛上中下 亦三篇相重複，而上篇最略，然亦最得其要。兼愛爲墨家之根本思想，墨學其他諸綱領，皆由是而出。故梁啓超氏頗主張凡讀墨子書者當先讀是篇，然後再及其他各篇，始易於得墨學脈絡所在，而一貫以通之。

非攻上中下 亦三篇相重複，而上篇最略，最能得其精要。但上篇僅言攻人之國之爲不義，中下篇則兼言其不利，且多引古事以爲證。非攻亦基于墨子兼愛之主張，所以不云兼愛而惟以不義不利爲依歸者，蓋人情好名而欲利，墨子欲其主張之行，自不能捨實際而但憑空論也。

節用上中 下篇已亡。上篇較略，中篇較詳，兼及節葬之語。題雖曰節用，但不僅言節用，而兼及生財之道。開源節流，本並行不悖，且相互爲用，則論節用而推及生利，固當

然也。文中論限民婚嫁之年以求庶，以人力爲生財之本，說頗精深，與現代社會經濟學家所言亦多相合。

節葬下 上中篇皆佚。此篇專反對儒家繁縟之喪葬禮，其論據甚精。儒家所謂禮，實以喪禮爲最繁，幾可代表其所謂禮之全體。胡適作說儒一文，以「儒」爲爲人治喪者之職業之稱，可見儒家與其喪禮關係之密切。墨子主節葬，前人往往以爲墨子非儒，故然；實則墨子之非儒，係非其有害於富國利民之禮樂，對事非對人也。如倒果爲因，則謬甚矣。

天志上中下 亦三篇相重複。天志亦本於兼愛，以天能兼愛，故以天志爲志也。其尙同一義，亦卽由是演繹而出。夫天而有意，不免近於迷信。但墨子之爲道，本近於宗教。梁啓超卽曾以墨家爲宗教而稱墨子爲教主；此雖於其有鉅子之推立而假定之，然其天志、明鬼之主張，固非謂爲宗教家言不可也。

明鬼下 上中篇皆闕。此篇引證許多故事，以證鬼之實有，似不足取。然其言有鬼，本似宗教家言，以鬼能賞善罰惡也。此種說法，當然不足以服所謂賢聖者之心，但對於下愚之人則收效絕大。猶佛教之有小乘，顧其教旨之普及於人人，自不得不爾耳。

非樂上 中下篇皆闕。非樂之說，後世反對之者頗衆。且其所謂樂，實包括各種美術而言，非僅指聲音之樂也。其所以非之之故，大率爲不切實用，有害無利，而爲少數人所享受，而此享受之少數人，卽因之有害於大衆。故其言亦未盡可以厚非焉。

非命上中下 或言非命之與天志，似相矛盾，而實不然。凡信命之說者，皆以天卽爲命，而無意志者也。天既有志矣，自不能爲命所範圍，而與命反相衝突。此墨子之所以主天

志，而又非命也。儒家非鬼而重祭禮，信命而又守天道，墨子以其爲適相矛盾，故從一而去其一，此正爲墨家較儒家進步處。

耕柱 此篇皆雜記墨子之言行，發揮前述十大綱領之學理。文體似論語，可當墨子傳記讀。

貴義 同上。

公孟 此篇多非儒之論，記墨子與儒者公孟子駁詰辯難，旗鼓相當。然間有雜記墨子之學如耕柱貴義，與非儒無涉者。

魯問 此篇多非攻之論，可作非攻諸篇之附篇讀。間亦及於勸學、貴義、明鬼諸義，亦雜論之類也。

公輸 此篇亦言非攻，專記墨子止公輸般攻宋事，爲墨子一生中最著名之行實，亦可作墨子傳記讀。

墨子之學，當春秋之末，戰國之始，曾風靡一時。然其道大澁，非常人所能堪，故不久即寢息。然猶流爲後世游俠一派，數千年來，代有名人，相因不廢。「禮失而求之野」，亦信然哉！後之學者，雖惑於孟子之說，視之如洪水猛獸，慄不敢道。然其所著書，自經劉向校錄後，歷世相傳，雖有闕亡，較之楊朱書之隻字不存，殊遠勝之。對於其書專作研究者，以晉書隱逸傳所載魯勝之墨辯注爲嚆矢，鄭樵通志復有樂臺注本之著錄，然皆亡佚，不傳於世。是以書中古字譌文，錯簡衍脫，觸處皆是，幾於不可句讀。至清人爲考據之學，於古籍多所校勘，於是有注中始治此書，有校本及表微一卷，惜不傳；畢沅、孫星衍、盧文弨

等合力注釋、校讎，成墨子注十六卷，成爲通行最廣之本。其後復有王念孫著讀墨子雜誌六卷（爲讀書雜誌之一部分），俞樾著墨子平議三卷（爲諸子平議之一部分），蘇時學著墨子刊誤若干卷。清末孫詒讓集諸家之說，參以己見，成墨子閒詁十五卷，詳密精審，超各本而上之，爲治墨唯一專書。近復有李笠作墨子閒詁校補，陳柱作定本墨子閒詁補正，於孫書多所是正。至治墨學之一枝者，自魯勝墨辯注後，清人張惠言有墨子經說解，近人梁啓超有墨經校釋，胡適有小取篇新詁，譚戒甫有墨經易解，鄧高鏡有墨經新釋，魯大東有墨辯新注，范耕研有墨辯疏證。此外如梁啓超之墨學微與墨子學案，方授楚之墨學源流，陳柱之墨學十論，胡懷琛之墨子學辨，各有精深獨到之論，均足爲治墨者之助。學者如於讀本書後欲作進一步之研究者，則前述諸家之作，皆可爲識途之老馬也。

全書選注既竟，謹爲序言如右。

墨子小傳

墨子名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孫詒讓墨子傳略：「墨子名翟，姓墨氏。魯人；或云宋人。」

江瑛讀子卮言：「自秦漢以來，咸以翟爲墨子名。然古以墨翟連稱，彼以墨爲姓，斯以翟爲名，亦爲以意揣測之詞，未必於古有所據。竊疑翟爲墨子之姓，考古有翟國，在宋鄭之北。其子孫以國爲氏，故春秋以後有翟姓。疑墨子卽其後。翟國與宋相近，故墨子亦爲宋人。……古書稱墨翟。以其學加於姓或名之上者，此在古人亦常有之，如老彭、蒙莊、談天衍、雕龍奭是也。」

陳柱墨學十論：「以翟爲姓，則大謬不然。……墨子貴義篇載墨子之言云：「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魯問篇亦自稱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之得見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子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夫墨子自稱曰翟，則翟顯爲墨子之名可知。若云是姓，則孔子自稱丘也幸，亦可作孔也幸；丘之麟久矣，亦可作孔之麟久矣。有是理邪？」

胡懷琛墨子學辨：「讀子卮言始謂墨非姓，乃其學派之名，取刻苦自勵面目黎黑之義。而

疑翟爲姓，黑翟，並其學派與姓名並稱之也。……然余尤有進者，墨固非姓，翟更非名。翟卽「狄」也。古多通用。……是所謂墨翟者，卽外國人之謂。」

正壁按：胡懷琛氏以翟爲狄，其說之誤，與以翟爲姓相等，可援陳柱氏駁江瑑氏之言駁斥之，卽不能成立矣。

姓墨氏，

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

江瑑讀子卮言：「古以孔墨、楊墨並稱。自漢以後，皆以墨子姓墨名翟。數千載無異詞。竊則以爲不然。蓋墨子者，非以墨爲姓者也。……考墨字从黑，爲會意兼形聲字。故古人卽訓墨爲黑，又訓晦；引伸之爲疥墨，爲繩墨。是則所謂墨者，蓋垢面囚首，面目黎黑之義也。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又稱：「禹親自操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是禹之爲人，盡儉苦之極軌，故墨子學之。故孟子稱爲摩頂放踵；莊子稱爲其道大微；後世亦言墨突不得黔；此其學適合於墨字之義。故以墨名其家，而人亦咸以墨子稱之。考墨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凡人形容枯槁者，其顏色必黑，茲所謂色黑者，蓋因勞苦過甚，顏色因而黎黑，亦莊子所謂枯槁也。其以墨爲宗旨，與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諸家

同。故與八家並列而稱曰墨家。」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墨翟非姓墨，江瑛讀子扈言論之已詳，顧於墨家名墨由來，猶未確實指出。……蓋墨者，古刑名也。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額也。」尙書、周禮、孝經、漢書諸注疏，均以墨爲黥罪，刻其面額，涅之以墨。墨家之墨，卽取義於斯矣。夫墨尙勞作，近於刑徒。古者身嬰重罪，並籍家族爲奴。又有無力贖罪，則身沒爲奴婢。故與僚臺僕咸爲嬰罪之人，而童僕奴隸之名，咸由罪人而立。漢儒解周禮亦曰：「今之奴婢，卽古之罪人也。」左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爲皂隸。」此因滅族而沒爲奴隸者也。又言：「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此因犯罪而沒爲奴隸者也。奴隸之在古，蓋殊習見，且爲社會重要之一部。而墨家則乃以奴隸之爲道唱於一世，以與儒術相抗行也。……或疑墨既爲刑徒之稱，則墨子當何姓？余意古人不必盡有姓氏可稽也。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則有名不必有氏。且如春秋寺人貂、寺人披、徒人費之屬皆無姓。如介之推、燭之武之類，亦不知有姓。復如師襄、師曠、卜徒父、卜偃、卜招父、屠牛坦、屠羊說之屬，亦非姓。若以氏言，此等賤者，子孫旣微，亦不必全有氏。則何嫌於墨子之不得其姓氏哉？然則墨子之以墨稱，其殆如屠牛坦、屠羊說之流，彼固曾親自在役夫刑徒之列者耶？」

胡懷琛墨子學辨：「翟爲狄之異文，墨疑爲貉之轉音，或蠻之轉音。墨狄，卽貉狄，或蠻狄兩字并稱，如蠻貉、夷狄、戎狄是也。以貉狄或蠻狄二字代人名者，對於不知姓名之外國人，遂以此稱之。如晉宋時之胡僧，天竺道人，今日之洋鬼子，外國人皆是也。……或

謂墨翟係指其面目黧黑而言，亦無不可。墨狄者，黑狄也。古有長狄，因其身長而言，明人稱荷蘭人為紅毛國人，今人稱非洲土人為黑人，均是例也。即不然，因其所着之衣服為黑色而稱墨翟，亦無不可。以古之赤狄、白狄，均因其衣服之色而得此稱也。總之，其為外國人則一也。余謂墨子為印度人，則於面黑而稱墨翟，則印度人本為棕色，在當時人視之，宜乎稱為墨。假定以衣黑而稱墨翟，則印度僧人所著之袈裟，本為黑色，在中國佛書中亦稱染衣，亦稱緇衣，今日亦有「緇流」之稱，宜乎當日有墨翟之號也。」

正壁按：墨子非姓墨，可由上引三家之說而確定。但墨字之真義為何？尙待作最後之考定。蓋三家之說均屬臆測或一偏之見，不能視為定論也。

魯人，或曰宋人。

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文選長笛賦五臣注：「宋翟，墨翟宋人也。」

孫詒讓墨子傳略：「因墨子為宋大夫，遂以為宋人。以本書考之，似當以魯人為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為公尙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為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臣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並墨子為魯人之塙證。畢沅、武億以魯為魯陽，（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見授堂文鈔墨子跋。）則是楚邑。考古書無言墨子為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

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梁啟超墨子學案：「因爲史文闕略，所以他的籍貫年代，都很發生問題。或說是魯人（呂覽高誘注），或說是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李善注、荀子楊倞注）。或說是楚人（畢沅墨子注序、武億授堂文鈔墨子跋）。宋人之說，因史漢都說墨子嘗爲宋大夫，所以傳誤。據公輸篇有「歸而過宋」一語，其非宋人可證。楚人之說，因墨子與魯陽文君有關係，魯陽，楚邑；疑他是魯陽人。考貴義篇稱：「墨子南遊於楚，」若自楚之魯陽往，當云遊郢，不當云遊楚。又稱：「墨子南遊使衛，」若自魯陽往衛，當云北遊。洛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又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其非楚人可知。呂氏春秋慎大篇云：「公輸般將以楚攻宋，子墨子聞之，起自魯，十日十夜至郢。」魯陽距郢，不應如是其遠。據此看來，墨子魯人之說，當爲近真。」

胡懷琛墨子學辨：「余於去年讀墨子書，偶有所得，曾一再爲文，載於東方雜誌。……此文辨證所及之方面，爲：哲學、科學、文學、文字、宗教、風俗、器物、墨翟姓名膚色、墨翟年代、中印交通等，而以答或問附於其後。辨證所得之結果，爲：（一）墨學出於印度；（二）墨翟爲印度人；（三）墨翟爲婆羅門教徒。較去年東方所載兩文成績爲佳。」

正璧按：墨子爲印度人之說，爲胡懷琛氏所特創，其墨子學辨一書，專爲辨證此事而作。但其說是否可成立，即胡氏本人亦不自確信，尙有待于專家之研究。惜胡氏已故，而繼起研究者尙未聞有人也。

約周敬王末至周安王時在世。

孫詒讓墨子年表：「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引別錄）。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藝文志）。蓋本劉歆七略」。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圖緯虛妄疏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衆說舛牾，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當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遂減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考之過。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見貴義、魯問、公輸諸篇）；而後及見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爲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孔子，益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譜牒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西曆紀元前五〇〇

年至四九〇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西曆紀元前四二五至四一五年），到吳起死時，墨子已死差不多四十年。」

梁啓超墨子年代考：「孫氏作墨子年表，大段不謬。但其據親士篇言吳起之死，則謂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西紀前三八一）猶存。此亦不確。胡適謂墨子決不及見吳起之死，諒矣（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四六葉）。然胡氏謂墨子生年約當孔子卒前二十年，其卒年約在吳起卒前四十年，則又失之太前。以吾所考證則如下：墨子生於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間。西紀前四六八至四五九），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孔子卒於前四七九）。墨子卒於周安王中葉（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西紀前三九〇至三八二），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孟子生於前三七二）。」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余考墨子止楚攻宋，在楚惠王四十四年後，五十年前。時墨子年三十餘，下逮周安王十年，墨子當死於其時，年壽蓋踰八十。上推墨子生年，當在周敬王之末年，或猶及孔子之未死也（孔子卒，至安王十年，共八十七年）。近人梁啓超墨子年代考頗精密，然謂墨子生於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間），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卒於周安王中葉（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則猶微有誤。余考墨子之生，至遲在元王之世，不出孔子卒後十年。其卒當在安王十年左右，不出孟子生前十年。較梁考移前十許年。以止楚攻宋一事爲主眼，似相得墨子年世之真。梁考又謂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於鄭繻公被弑之後三年。因謂是周安王十二年，亦非是。鄭繻公被弑，在安王六年，故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也。卽棄去一年記之，鄭繻被弑後三年，亦

僅爲周安王之九年。梁氏以安王十二年起算，蓋一時之誤。」
學於史角之後。

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高誘注：史角之後也）在於魯，墨子學焉。」

淮南王書要略篇：「墨子學儒者之學，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孫詒讓墨子傳略：「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卽尹佚之後也（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爲是魯人之證）。」

公輸般爲楚作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自魯往，力止之。

本書公輸篇：「（略）」

戰國策宋策：「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楨杗、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

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呂氏春秋愛類篇：「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聞詰謂其疎繆。余考攻宋之謀，肇自公輸之製雲梯。而公輸來楚，在惠王四十四年前。其獻雲梯則在四十四年東侵得志之後。何者？楚既廣地至泗上，遂北向而窺宋，此自地理言之而可信也。且證之墨子書公輸篇云：「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畢云：「呂氏春秋愛類篇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則墨子來楚，與公輸初相見，正楚方圖宋之時也。又魯問篇：「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吾宋而不義，我不爲。』」此公輸與墨子事後之談。公輸既不欲宋，必不復思侵越，此製鈎強在製雲梯之先也。又「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此尤公輸製鈎強，早在遇墨子之先，故聞墨子論義而以此爲詢也。本此三文，公輸製雲梯圖宋在製鈎強

破越之後，又斷然矣。故余定楚謀攻宋在惠王四十五年後也。」

正並按：墨子止楚攻宋，有自魯往、自齊往、自宋往三說，但以自魯往一說最近真實。嘗獻書楚惠王，惠王不能用，仍歸魯。

本書貴義篇：「（略）」

余知古潛宮舊事：「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百（百）里封之，不受而去。」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余謂墨子止楚攻宋，與其獻書惠王，蓋一時事。初本為止楚攻宋而來，楚既聽其說，乃獻書期大用。既不得意。乃遂歸魯。其事至晚不踰惠王五十年，則差可定也。」

正並按：封書社事，呂氏春秋高義篇以為越王事。同時楚越不當有兩書社以封墨子，則其一必有誤。證之本書，似以越王為是。

越王使公尚過迎之於魯，辭不往。

本書魯問篇：「（略）」

呂氏春秋高義篇：「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五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

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

孫詒讓墨子年表：「魯問篇公尙過說越王，越王使公尙過迎墨子，疑爲王翁中晚年事。」宋昭公時，仕爲大夫。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墨翟，宋之大夫。」

孫詒讓墨子傳略：「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不云何時，今考定當在昭公時）。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余考昭公末年，在周威烈王四年，去墨子止楚攻宋踰二十年。墨子若仕宋，應在止楚攻宋後。」

嘗奉使之衛。

本書貴義篇：「（略）」

孫詒讓墨子傳略：「案此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

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墨子曾爲所囚。

史記鄒陽列傳：「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孫詒讓墨子傳略：「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爲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逐其君而專其政。」）司城子罕，當卽皇喜（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卽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值。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考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值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考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君時，與墨子相去甚遠；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亦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李斯、韓嬰、淮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卽爲逐也。），亦未可知。」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鄒陽浮辯士，獄中上書，又不能無疏謬造托。宋囚墨翟，僅見

稱引，恐未必爲信史。」

後返居魯，穆公常咨以國事。

本書魯問篇：「（略）」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墨子魯問篇：『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孫詒讓曰：『以時代考之，此魯君疑卽繆公。』今按孫說是也。其事當在繆公初年。墨子年德已高，譽聞亦大，故繆公咨以國事。然儒墨既相擯，繆公弗能用，而墨子遂至齊。」

老而遊齊，見田和。

本書魯問篇：「（略）」

北堂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孫詒讓墨子傳略注：「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墨子魯問篇載墨子見齊大王，孫詒讓問詁引蘇俞說，云：『卽太公田和也。其後子孫稱王，亦尊其祖爲大王。』孫云：『安王十六年，田和始立爲諸侯，墨子見大王，疑當在田和爲諸侯之後。』今按：安王十六年，墨子已卒。且和立爲侯，初非稱王。大王之號，自是後人追述，豈必謂墨子見田和在其爲侯後哉？考和立在齊宣王五十一年，當周威烈王二十一年。明年爲齊康王元年，在墨子卒前十三四年。墨子見

田和，必在和之早歲也。」

齊將項子牛將伐魯，墨子勸阻之，不聽。

本書魯問篇：「（略）」

正壁按：項子牛曾三侵魯地。本書魯問篇所載齊將伐魯，墨子勸阻項子牛事，當為三侵之一，可見墨子之勸為無效也。墨子之離齊復至楚，或即因是故歟？

後重遊楚，居魯陽。

本書耕柱篇：「（略）」

梁啓超墨子年代考：「魯陽文君即國語楚語之魯陽文子，據賈逵國語注（文選注引）高誘淮南子注皆云，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據左傳哀十六年，寬為司馬，即孔子卒之年也。既任為司馬，則最幼亦當在弱冠以上。然據本書魯問篇魯陽文子與墨子語，謂鄭人三世弑君。考墨子時，鄭哀公、幽公、繻公確是三世被弑。惟繻公之弑，當周安王六年（前三九六），上距魯哀十六，已八十四年。孫詒讓因其與公孫寬年代不相及，因改三世為二世。其實幽公之弑，上距寬為司馬時亦已六十餘年矣。若此則寬非惟不能見繻之弑，恐並不及見幽之弑。竊謂魯陽為寬封邑，因無可疑；然文子未必即寬，安知其不為寬之子？孫氏據漢人之注，以改先秦古書，甚非當也。」

魯陽文子欲伐鄭，墨子又聞而止之。

本書魯問篇：「（略）」

孫詒讓墨子傳略：「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

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武三周季編略說），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為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為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審矣）。『正壁按：孫說之誤，已經梁啓超氏為之駁正。文已見前，不復贅引。時年已八十餘歲。』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今綜述墨子生平，南至楚，見惠王，在四十前。北仕宋昭公，見逐，近六十（自惠王四十五年至昭公末，凡二十二年）。其後又居魯，至齊，見田和，已踰七十（宋昭公末至齊康公元，凡十八年）。重遊楚，居魯陽，則八十外老人（齊康元至鄭康三凡十一年）。墨子始終於楚也？』

所著書，漢劉向校錄為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墨子十五卷，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又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

八篇，尚存六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孫詒讓墨子傳略：『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有弟子三百人，其名氏可考者，有：禽滑釐，

本書公輸，備城門、備梯等篇：『（略）』

呂氏春秋當染篇：『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

史記儒林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困學紀聞集證：『墨子耕柱篇作略滑釐，呂氏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釐，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

高石子，

本書耕柱篇：『（略）』

縣子碩，

本書耕柱篇：『（略）』

呂氏春秋尊師篇：『縣子石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學于墨子，爲天下名士顯人。』

高何，

呂氏春秋尊師篇：（見上）

公尙過

本書貴義、魯問篇：「（略）」

呂氏春秋高義篇：（見前）

耕柱子，

本書耕柱篇：「（略）」

魏越，

本書魯問篇：「（略）」

管黔敖，

本書耕柱篇：「（略）」

高孫子，

本書魯問篇：「（略）」

治徒娛，

本書耕柱篇：「（略）」

跌鼻，

本書公孟篇：「（略）」

曹公子，

本書魯問篇：「（略）」

勝綽，

本書魯問篇：『（略）』

彭輕生子，

本書魯問篇：『（略）』

孟山，

本書魯問篇：『（略）』

弦唐子，

本書貴義篇：『（略）』

隨巢子，

史記正義引韋昭說：『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其術。』

漢書藝文志：『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隋書經籍志：『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

胡非子等。

漢書藝文志：『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隋書經籍志：『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

廣韻十一模：『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又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

墨子讀本目次

一	法儀	一	一七	節用上	五六
二	七患	三	一八	節用中	五八
三	辭過	五	一九	節葬下	五九
四	三辯	八	二〇	天志上	六七
五	尚賢上	一〇	二一	天志中	七〇
六	尚賢中	一二	二二	天志下	七五
七	尚賢下	一八	二三	明鬼下	八〇
八	尚同上	二一	二四	非樂上	九〇
九	尚同中	二三	二五	非命上	九四
一〇	尚同下	二九	二六	非命中	九八
一一	兼愛上	三三	二七	非命下	一〇一
一二	兼愛中	三五	二八	耕柱	一〇四
一三	兼愛下	三九	二九	貴義	一一一
一四	非攻上	四五	三〇	公孟	一一五
一五	非攻中	四六	三一	魯問	一二三
一六	非攻下	五〇	三二	公輸	一三一

墨子讀本

一 法儀

子墨子曰「一」·天下從事者「二」·不可以無法儀「三」·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四」·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五」·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六」·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七」·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八」·猶逾己「九」·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一〇」·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一一」·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一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一三」·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一四」·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一五」·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一六」·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一七」·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搗羊「一八」·豨犬豬

〔一〇〕。絜爲酒醴粢盛〔一一〕。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一二〕。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一三〕。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一四〕。暴王桀紂幽厲〔一五〕。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一六〕。賊其人多〔一七〕。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家國〔一八〕。身死爲僂於天下〔一九〕。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注釋】

〔一〕上子字爲弟子對師之尊稱。下子字爲古代人對於有道德有學問者之尊稱。〔二〕天下從事者。猶言從事天下之事者。謂政事也。〔三〕儀。度也。法儀。猶今言法度。〔四〕有下脫也字。應補。〔五〕百工從事者。猶言從事百工之事者。謂工藝也。〔六〕縣。懸挂之懸正字。又。本句下常有平以水三字。以與下文五者相應。〔七〕中。得也。〔八〕放。同仿。相似也。〔九〕逾己。言勝于己也。〔一〇〕所字當爲衍文。下同。〔一一〕辯。治也。〔一二〕當。與嘗通。嘗。試也。奚若。猶言如何。〔一三〕學。謂師也。〔一四〕而可二字爲衍文。當刪。〔一五〕不德。不自以爲德也。〔一六〕賊。害也。〔一七〕天字下常有之字。〔一八〕食。讀如飼。養也。〔一九〕糶。則具切。今作芻。以芻莖養牛羊也。糶羊。當作芻牛羊。糶乃芻牛兩字誤合爲一者。〔二〇〕豢。以穀圈養豕也。古者飼養牛羊曰芻。飼養犬豕曰豢。〔二一〕絜。清潔之潔正字。醴。旨酒也。粢。音咨。稷也。粢盛。亦作盞盛。祭祀所用穀也。在器曰盛。〔二二〕有。通又字。〔二三〕辜。罪也。不辜者。無罪之人也。〔二四〕是以下應有知字。〔二五〕禹湯文王。夏商周三代開國之君。〔二六〕賓。敬也。〔二七〕紂。商之末代君。桀。夏之末代君。幽。西周之末代君。厲。亦西周之君。以暴虐無

道·幾至失國·〔二六〕詬·辱罵也·〔二九〕賊其·當作其賊·〔三〇〕遂·與隊通·俗作墜·隕也·〔三一〕侈·與戮同·

二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一〕·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二〕·三患也·仕者待祿〔三〕·游者憂反〔四〕·君修法討〔五〕·臣懾而不敢拂〔六〕·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七〕·所忠不信〔八〕·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九〕·賞賜不能喜〔一〇〕·誅罰不能威〔一一〕·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一二〕·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一三〕·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一四〕·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一五〕·二穀不收謂之旱〔一六〕·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一七〕·五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孰·謂之大侵〔一八〕·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一九〕·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則盡無祿〔二〇〕·稟食而已矣〔二一〕·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二二〕·大夫徹縣〔二三〕·士不入學〔二四〕·君朝之衣不革制〔二五〕·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二六〕·徹驂駢〔二七〕·塗不芸〔二八〕·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

〔元〕。其母必從而道之〔三〇〕。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于隊〔三一〕。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三二〕。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爲者疾〔三三〕。食者衆。則歲無豐〔三四〕。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三五〕。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饑甚矣。〔三六〕。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三七〕。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三八〕。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三九〕。是若慶忌無去之心〔四〇〕。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四一〕。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四二〕。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四三〕。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四四〕。上不厭其樂〔四五〕。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四六〕。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四七〕。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四八〕。此之謂國備。

【注釋】〔一〕邊。皆是適之譌。適。古通敵。敵國。言敵國之兵也。〔二〕處於待客。言賞賜無能之人也。〔三〕待。應作持。持祿。謂但知鞏固其祿位。而不爲國家盡責也。〔四〕愛反。爲愛役之譌。謂好俊友而行私請也。〔五〕討。治理也。下應有臣字。〔六〕拂。拂之假借字。違戾也。〔七〕言。信之譌。下應有者字。〔八〕思下亦應有者字。

「九」足下應有以字。事。任使也。「十」不能喜。不能使之喜也。「十一」不能威。不能使之畏懼也。「十二」仰。顧也。「十三」立。當作力。言用力以治地也。「十四」御。進也。凡飲食入于口曰御。「十五」饑。僅也。稀少之意。「十六」早。爲罕字之誤。罕。亦少也。「十七」餽。與饋通。乏也。「十八」此八字當刪。「十九」早。亦罕之譌。「二十」大。侵二字爲衍文。「二十一」稟。賜穀也。食。小食也。「二十二」徹。去也。鼎。盛器。五分之五。當作五分之三。謂徹去其三牲也。「二十三」縣。懸之正字。繫物也。此指樂器。「二十四」言須使之務農事。故無暇入學也。「二十五」君朝之衣。謂人君視朝之服。革。改也。「二十六」雍食。當作饗殯。殯。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二十七」駢。駢。皆旁馬也。「二十八」芸。蕪之省文。俗作耘。言不修治也。「二十九」隊。墜之正字。「三十」道。與導同。引也。「三十一」重其子此疚于隊。當作此疚重于隊其子。疚。病也。隊。同墜。言此病較之墜其子爲尤重也。「三十二年歲。二字連讀。猶今言年成也。「三十三」疾。當爲寡。「三十四」言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三十五」先民。上古之君也。一曰。古賢人也。「三十六」難。遭也。餼。當作饋。「三十七」食。乃倉字之譌。備粟。預儲之粟也。「三十八」兵。兵器也。「三十九」卒。讀如猝。謂倉猝之事也。「四十」慶忌。吳王僚之子。有勇力。後爲婁離所殺。去下應有備字。「四十一」待。禦敵也。「四十二」百里之君。諸侯之小者。此指湯與文王。「四十三」椁。外棺也。「四十四」單。通殮。盡也。「四十五」厭。滿足也。「四十六」難。遭也。「四十七」周書。見周書文修篇。「四十八」子非其子。君子將非其所有也。

三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一」。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二」。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三」。邊足以圉風寒「四」。上足以待雪霜雨露「五」。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六」。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七」。役「八」。修其

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一〇〕。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一一〕。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一二〕。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一三〕。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一四〕。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一五〕。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一六〕。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菱〔一七〕。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一八〕。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桐布絹〔一九〕。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二〇〕。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二一〕。輕且清〔二二〕。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二三〕。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二四〕。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二五〕。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二六〕。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二七〕。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二八〕。兵革不頓〔二九〕。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三〇〕。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三一〕。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三二〕。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三三〕。單財勞力〔三四〕。畢歸之於無用〔三五〕。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三六〕。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

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三〕。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三〕。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三〕。強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三〕。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三〕。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體〔三〕。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三〕。當爲食飲不可不節〔三〕。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三〕。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三〕。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三〕。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襄〔三〕。多則刑罰深〔三〕。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三〕。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三〕。故民無怨。宮無拘女〔三〕。故天下無寡夫〔三〕。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三〕。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

婦節而天地和〔五〕。風雨節而五穀孰〔五〕。衣服節而肌膚和。

【注釋】〔一〕古上應有上字。〔二〕陵。山也。阜。高地也。〔三〕高上應有至字。辟。避之假音字。〔四〕困。通作嬰。禁也。〔五〕待。亦禦也。〔六〕謹。靡之假音字。僅也。〔七〕費上應有凡字。〔八〕役上脫以其常三字。〔九〕正。同征。〔一〇〕作斂。與籍斂同。籍。稅也。〔一一〕觀樂。謂美觀而作樂也。〔一二〕辟。讀爲僻。僻怪。奇怪也。〔一三〕法。效法也。〔一四〕振。賑之本字。〔一五〕當。猶則也。〔一六〕衣皮。以皮爲衣。帶莖。以莖爲帶。莖。草繩也。〔一七〕清。七性切。寒也。〔一八〕綳。捆之假音字。〔一九〕練帛。素帛也。中。通衷。衷衣。內衣也。言以素帛製內衣也。〔二〇〕縞。細葛也。絺。粗葛也。言以縞絺爲內衣也。下應有之中二字。〔二一〕輕且清上應有足以爲三字。〔二二〕爲上應有之字。〔二三〕觀愚民。言炫耀于愚民之前使觀之也。〔二四〕道。同導。引也。〔二五〕感。當爲惑之誤。〔二六〕贖。足也。〔二七〕不然。謂非常之變也。〔二八〕頓。墮也。〔二九〕王。據上文應作主。〔三〇〕衣之。當作之衣。靡曼。輕細也。〔三一〕璣。當爲佩。〔三二〕云。有也。情。實也。言無益于增加溫暖之實際也。〔三三〕單。通理。盡也。〔三四〕用下應增一也字。〔三五〕觀好。猶言美觀。〔三六〕素。蔬之假字。俗作蔬。素食。食草木之實也。〔三七〕藝。種也。〔三八〕充虛。充飢也。飢則腹虛。故云。〔三九〕累。積也。多也。〔四〇〕應作前方丈。謂桌面也。〔四一〕飾。當作飾。飾體。臭味變也。〔四二〕治上應有之字。〔四三〕食飲。當作飲食。〔四四〕任。載也。〔四五〕全。完也。〔四六〕旬首故字衍文。〔四七〕喪。通邪。〔四八〕多上脫姦裝二字。〔四九〕同字譌。或云。當作同。亦不確。〔五〇〕私。謂妾媵私人也。〔五一〕拘女。被拘禁之女也。〔五二〕古無妻無夫皆稱寡。〔五三〕失時。謂失婚姻之時也。〔五四〕天地。猶言上下也。〔五五〕執。讀如熱字。

四 三辯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一。聖王不爲樂。二。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三。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四。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五。弓張而不弛。六。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七。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八。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九。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一〇。又修九招。一一。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一二。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一三。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一四。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一五。多寡之。一六。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一七。今聖有樂而少。一八。此亦無也。一九。」

【注釋】「一」程繁，當時學者，兼治儒墨。「二」句上當有夫子曰三字，以與下文今夫子曰句相應。「三」竽瑟，當作琴瑟，士大夫之樂。「四」聆，當爲聽，缶，甕也，缶，盆也，言民無樂器，則擊甕叩盆以爲樂也。「五」稅，舍車也，脫也。「六」弛，放也。「七」非字衍文。「八」茅茨，謂以茅覆屋，喻居屋之儉也。「九」湯放桀于海，故云。「一〇」護，亦作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能護己也。「一一」九招，即書皋陶謨之箫韶九成，舜樂也。「一二」象，樂名，言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一三」騶虞，字亦作騶吾，鄭吾，樂名，詩召南有騶虞篇。「一四」逾，讀爲愈。「一五」命，猶令也。「一六」多下應有者字，言物多而無用者，則務寡之也。「一七」因，當作固，言食爲人之所利，然人飢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飢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與無智等也。「一八」聖下脫一王字。「一九」言聖王雖作樂而甚少。

猶之無樂也

五 尚賢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一〕。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二〕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三〕。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四〕。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五〕。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六〕。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七〕。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八〕。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九〕。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一〇〕。門庭庶子〔一一〕。國中之衆〔一二〕。四鄙之萌人聞之〔一三〕。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一四〕。謹上爲鑿一門〔一五〕。有盜人入。闖其自入而求之〔一六〕。

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二七〕。雖在農與工肆之人〔二八〕。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二九〕。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三〇〕。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三一〕。以官服事。以勞殿賞〔三二〕。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三三〕。此若言之謂也〔三四〕。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三五〕。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三六〕。授之政。九州成〔三七〕。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三八〕。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三九〕。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四〇〕。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四一〕。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四二〕。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四三〕。業彰而惡不生〔四四〕。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四五〕。將不可以不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注釋】〔一〕古者。當作今者。大人。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統稱。〔二〕本。爲政之本也。〔三〕事。任使也。〔四〕衆賢。使賢者衆多也。〔五〕將。乃也。〔六〕政下富有也字。〔七〕辟。讀如避。〔八〕疏上親字爲衍文。〔九〕此處近字當作遠。〔一〇〕鄙。邊邑也。郊。王國百里外也。〔一一〕庭。宮中也。庶子。宿衛之官。又。凡宿衛子弟。已命官者謂之士。未命官者謂之庶子。〔一二〕國中。城郭中也。〔一三〕萌。古通氓。讀若盲。民也。〔一四〕牆立既。當作宮牆既立。〔一五〕謹上。當作謹止。謹。通廛。僅也。言子權開僅通一門。不敢多爲門戶也。〔一六〕自人。所從入之門也。〔一七〕列。位次也。〔一八〕肆。百工所居。〔一九〕斷。決也。謂令出必行也。〔二〇〕言非因其賢而賜之也。

【三】列·位也。【三】殿·通奠·定也。【三】辟·除也。【三】此若·覆詞·若·亦此也。【三】服澤·疑卽夏·衝地。【三】陸方·地名·未詳。【三】成·平也。【三】言伊尹初爲庖宰·湯知其賢而舉之。【三】置·兔置也·捕兔用之·罔·古網字·捕魚鳥用之·此喻二人之出身。【三】施·讀爲傷·懼也。【三】意·惠之譌·惠·德之正字。【三】承嗣·讀爲承司·輔佐之官也。【三】功下應有成字。【三】業·美之譌。【三】尙·與儻同。

六 尙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一】·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二】·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三】·何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四】·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五】·是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六】·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七】·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八】·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九】·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一〇】·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一一】·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一二】·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一三】·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絮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一四】·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一五】·將養其萬民【一六】·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一七】·是故上者

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卸。誨女序爵。譬之猶執熱之有濕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尙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舉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

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五〕，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六〕。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七〕。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八〕，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九〕，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十〕，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十一〕，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十二〕，面目佞好〔十三〕，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佞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十四〕，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十五〕，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十六〕，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十七〕，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倍〔十八〕，知以治之，知不什益〔十九〕，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二十〕，以下賢爲政而亂者〔二十一〕，若吾言之謂也〔二十二〕，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二十三〕，傳曰〔二十四〕，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二十五〕，湯誓曰〔二十六〕，聿求元聖〔二十七〕，與之戮力同心〔二十八〕，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二十九〕，故古者興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三十〕，漁雷澤〔三十一〕，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三十二〕，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

之民。傳說被褐帶索〔三〕。庸築乎傅巖〔四〕。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五〕。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六〕。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七〕。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八〕。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鯨。帝之元子〔九〕。廢帝之德庸〔十〕。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十一〕。乃熱照無有及也〔十二〕。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十三〕。皇帝清問下民〔十四〕。有辭有苗〔十五〕。曰羣后之肆。在下〔十六〕。明明不常〔十七〕。鰥寡不蓋〔十八〕。德威維威〔十九〕。德明維明〔二十〕。乃名三后〔二十一〕。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二十二〕。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二十三〕。稷降播種〔二十四〕。農殖嘉穀〔二十五〕。三后成功。維假於民〔二十六〕。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二十七〕。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

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五二〕。小用之則不困。修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五三〕。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五四〕。不坼不崩〔五五〕。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五六〕。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五七〕。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五八〕。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五九〕。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政之本也〔六〇〕。此聖人之厚行也。

【注釋】〔一〕言爲人民之君也。〔二〕脩。長也。〔三〕故。古同胡。疑問之詞。也。古通耶。亦疑問詞。〔四〕言以貴且智者治愚且賤者也。〔五〕愚下常有且字。言以愚且賤者治貴且智者也。〔六〕勸。勉也。謂因獲賞而勉于所事也。〔七〕者。是字之誤。應屬下句讀。〔八〕進賢。當作尙賢。〔九〕事。與使同。〔一〇〕蚤。同早。晏。晚也。〔一一〕夙。早也。〔一二〕實。充滿也。〔一三〕莫。暮之本字。〔一四〕皮幣。古時以皮爲貨幣。〔一五〕饒。應作飢。〔一六〕將。應作持。〔一七〕外有以三字衍文。〔一八〕誅。謂征伐也。〔一九〕正。長也。〔二〇〕曰。云之譌。有也。若。此也。〔二一〕詩。大雅桑柔篇。〔二二〕女。讀爲汝。婦。亦憂也。憂卽。憂天下之憂也。〔二三〕言教汝以次序賢能爵位之法也。〔二四〕言治國之道。常用賢者。如手持熱物之必用濯也。〔二五〕執。猶親密也。執善。親善也。〔二六〕休。息也。〔二七〕毋。語詞。〔二八〕般。讀如頌賜之頃。〔二九〕裂。分也。〔三〇〕效人。謂效古人之爲政也。〔三一〕言歸不稱其爵也。〔三二〕勤。勉也。〔三三〕沮。受挫也。〔三四〕慈孝。孝也。〔三五〕長弟。友愛也。〔三六〕倍。亦畔也。〔三七〕言不從君出亡也。〔三八〕中。讀去聲。謂中手法也。〔三九〕雖。古通唯。措。損字之譌。〔四〇〕已。通以。

〔四〕物·猶事也。〔四〕制·通製。〔五〕宰·謂諸宰也。〔六〕未知·當作未嘗不知。〔七〕使能上當有尙賢二
 字。〔八〕故·當作攻·攻爲功之假字。〔九〕佼好·美好也。〔十〕懸上之有字衍文。〔十一〕使字下當有之字。
 〔十二〕若處·當作處若·若·此也。〔十三〕什倍·言十倍于其所能也。〔十四〕倍·長也。什倍·謂十倍其長也。〔十五〕
 什益·謂增加十倍也。〔十六〕夫·彼也。〔十七〕下賢下當脫不使能三字。〔十八〕若吾言·當作吾若言。〔十九〕距年·
 遠年也。〔二十〕傳·尙書伊訓之篇。〔二十一〕禕·補也。〔二十二〕湯誓·尙書篇名。〔二十三〕聿·遂也。元聖·大聖也。
 〔二十四〕戮·勤之假字·并力也。〔二十五〕聖下當有王字。〔二十六〕陶·作瓦器也·頡·亦作演。〔二十七〕雷澤·或作濞澤·在
 今山西者。〔二十八〕伊摯·伊尹名摯也·有莘·古國名·湯娶有莘氏女·以伊尹爲媵·故曰有莘氏女之私臣。〔二十九〕被
 褐帶索·言衣褐衣而以繩索爲帶也。〔三十〕庸·讀爲備·庸築者·爲人備作水木匠也·傅巖·古地名。〔三十一〕武丁·
 殷君名。〔三十二〕富貴爲賢·言爵祿爲賢者而設也。〔三十三〕賊·賊之譌·賊·害也·下同。〔三十四〕傲·殺之譌。〔三十五〕
 謂蘇乃帝顓頊之子也。〔三十六〕庸·用也。〔三十七〕羽·山名·在今山東蓬萊縣。〔三十八〕言幽囚之地·日月所不照也。
 〔三十九〕呂刑·尙書篇名。〔四十〕皇帝·謂堯也·清問·詳訊也。〔四十一〕言對於苗民有怨辭也。〔四十二〕羣后·諸侯也。
 肆·古通逮·及也·下·謂下國。〔四十三〕明明·謂明顯有明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四十四〕蓋·掩蓋也。
 〔四十五〕謂德威所至·則人皆畏之·而服其罪也。〔四十六〕謂明德所至·則人皆尊寵之·而得其人也。〔四十七〕名·通命·三
 后·三君也。〔四十八〕哲·折之借字·折·斷也·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之以法也。〔四十九〕言禹治平洪水·山川無名者
 主名之。〔五十〕隆·通降·下降也。〔五十一〕農·勉也·殖·種也。〔五十二〕假·與假通·大也·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
 也。〔五十三〕鄉·讀爲享。〔五十四〕究·當作究·徒了切·不滿也。〔五十五〕周頌·魯頌之譌·見魯頌闕宮篇。〔五十六〕承·
 亦高也。〔五十七〕塈·裂也。〔五十八〕墮·黏土堅牢之意。〔五十九〕正·長也。〔六十〕者·諸之省·也·古通耶·言臨民使
 必死以相傾也。〔六十一〕有字衍文。〔六十二〕政上脫一爲字·故·亦同胡。

七 尚賢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二〕。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三〕。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四〕。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五〕。使國爲善者勸。〔六〕。爲暴者沮。〔七〕。大以爲政於天下。〔八〕。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九〕。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一〇〕。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一一〕。爲暴者可而沮也。〔一二〕。然則此尚賢者也。〔一三〕。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一四〕。莫知尚賢而使能。〔一五〕。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一六〕。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一七〕。不能殺。必索良宰。〔一八〕。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一九〕。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龍馬。〔二〇〕。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二一〕。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

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三三〕·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三三〕·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三四〕·聾者而使爲樂師〔三五〕·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澗·漁於雷澤·灰於常陽〔三六〕·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三七〕·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三八〕·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圓土之上〔三九〕·衣褐帶索〔四〇〕·庸築於傅巖之城〔四一〕·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四二〕·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四三〕·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四四〕·王曰·於〔四五〕·來·有國有土〔四六〕·告女訟刑〔四七〕·在今而安百姓〔四八〕·女何擇言人〔四九〕·何敬不刑〔五〇〕·何度不及〔五一〕·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五二〕·曰·晞夫聖武知人〔五三〕·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五四〕·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五五〕·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五六〕·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

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一〕。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二〕。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三〕。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四〕。使不辯〔五〕，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黷瘠蠶〔六〕，暴爲桀紂〔七〕，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八〕。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九〕。沮以爲善〔十〕，垂其股肱之力〔十一〕，而不相勞來也〔十二〕。腐臭餘財〔十三〕，而不相分資也〔十四〕。隱隱良道〔十五〕，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十六〕。推而上之以〔十七〕。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十八〕。武王有閔天，秦頰南宮，括散宜生〔十九〕。得此不勸譽〔二十〕，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二十一〕。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注釋】〔一〕毋，不也。物，事也。乎，通也。言不能不舉事以示之也。〔二〕賞，與之祿，貴，與之爵也。〔三〕若，此也。〔四〕賞，當爲嘗，試也。言我試用此法以誘之也。〔五〕毋，當作毋，惟毋，皆語詞。〔六〕國，國人也。勸，勉也。〔七〕沮，受挫也。〔八〕大，推而大之也。〔九〕然，古通夫。〔十〕唯毋，皆語詞。〔十一〕而，通以。可而，可以也。〔十二〕然，如此也。〔十三〕此，是也。〔十四〕逮，及也。〔十五〕能，有才能之人。〔十六〕明下當有於字。〔十七〕財，同材。〔十八〕索，訪求也。宰，殺牛羊之人。〔十九〕故，攻之讎。攻，古通功。無功，無功之人也。

〔一〇〕罷。同疲字。疲馬。病馬也。 〔一一〕危。疾也。危弓。謂弓之不足用者。 〔一二〕其國家。當作爲政其國家。
 〔一三〕親。愛也。或云。親字之譌。 〔一四〕瘠者。不能言之人。行人。國家出使之臣。 〔一五〕樂師。即太師。與上行
 人皆官名。 〔一六〕灰。當作反。反。販之借字。常陽。恆山之陽也。 〔一七〕僕。猶臣也。古稱仕於公者曰臣。仕於家
 者曰僕。 〔一八〕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 〔一九〕園土。獄城也。其形圓。故以爲名。 〔二〇〕衣褐。衣粗布之
 衣。帶索。以繩索爲帶也。 〔二一〕庸。同備。 〔二二〕可而。可以也。而以古通用。下同。 〔二三〕琢。雕也。 〔二四〕呂
 刑。尙書篇名。 〔二五〕於。同于。于。古通吁。歎也。 〔二六〕有國有土。謂諸侯也。 〔二七〕訟。詳字之譌。詳。審察
 之也。 〔二八〕而。通爾。汝也。 〔二九〕女。當爲衍文。言。否之譌。否人。猶言非人也。 〔三〇〕不利。猶非利也。
 〔三一〕度。慮也。言何慮其不能及堯舜之道也。 〔三二〕豎。距之假音字。距。通鉅。大也。 〔三三〕晞。當作誦。望也。
 聖。聖人也。武。武人也。知。與智通。 〔三四〕言。之字之譌。 〔三五〕何爲。用何道也。辟。同避。 〔三六〕疾。速
 也。 〔三七〕安。猶乃也。生生。謂使生者得生也。 〔三八〕焉。猶何也。 〔三九〕無下脫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八字。 〔四〇〕
 學下應有能字。 〔四一〕不下應有知字。辯。別也。 〔四二〕豎。不能行也。璧下當有賢字。 〔四三〕暴爲榮紂。猶言暴如
 榮紂也。 〔四四〕故。乃攻字之誤。攻。即功字也。 〔四五〕攸。與悠通。言悠忽也。 〔四六〕沮。阻也。 〔四七〕垂。當爲
 舍。舍。捨通。 〔四八〕勞。來。皆勤也。 〔四九〕腐臭餘財。猶言棄於地之意。 〔五〇〕資。與也。 〔六一〕懸。即墜字。
 〔六二〕不字下脫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十二字。 〔六三〕以上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當爲衍文。 〔六四〕小臣。謂伊
 尹也。 〔六五〕下文自而天下和至粒食之所養八句當移於此處。漸。漬也。粒食。謂食穀之人。 〔六六〕不上脫一莫字。
 〔六七〕土上脫一上字。

八 尙同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一〕。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二〕。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三〕。以非人之義。〔四〕。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五〕。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六〕。腐朽餘財。〔七〕。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慮天下之所以亂者。〔八〕。生於無政長。〔九〕。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一〇〕。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一一〕。天子三公既以立。〔一二〕。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一三〕。不可一二而明知。〔一四〕。故畫分萬國。〔一五〕。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一六〕。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榜薦之。〔一七〕。上同而不下比者。〔一八〕。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榜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一九〕。是故里長者。〔二〇〕。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二一〕。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二二〕。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

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三三」，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三四」。今若天飄風苦雨「三五」，溱溱而至者「三六」，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三七」，請以治其民「三八」，譬若絲縷之有紀「三九」，罔罟之有綱「四〇」，所連收天下之百姓「四一」，不尙同其上者也。

【注釋】「一」言各自爲語，含義不相同也。「二」茲，古通滋，益也。「三」是其義，以己之義爲是也。「四」非，反對也。「五」虧，損也。「六」勞，勤也，言不肯以餘力助人也。「七」朽，腐也，腐列，置之無用之意。「八」摩，平之借字。「九」政，當作正。「一〇」選下常有擇字，可，能也。「一一」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一二」以，通已。「一三」群，別也。「一四」一一，猶言一一也。「一五」畫，分界也。「一六」而，猶與也。「一七」務，通訪。「一八」比，猶同也。「一九」其，甚字之譌。「二〇」里，鄉之屬別。「二一」所下常有以字。「二二」壹，齊一也。「二三」一，當作子。「二四」苗，古異字。「二五」天，夫字之譌，颶風，暴起之風也，苦雨，霖雨也。「二六」溱，同臻，溱溱，言風雨之盛也。「二七」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二八」請，與誠通，本書中誠字多作請。「二九」紀，統總也。「三〇」罔，網之本字，綱，維絃繩也。「三一」所下常有以字。

九 尙同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一」。未有正長之時「二」。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三」。

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四〕。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五〕。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六〕，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七〕，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八〕，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九〕，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一〇〕，以遠至乎鄉里之長〔一一〕，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榜薦之〔一二〕，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一三〕，而毋有下比之心〔一四〕，上得則賞之，萬民間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榜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間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

而不善言〔二五〕。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二六〕。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二七〕。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二八〕。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二九〕。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三〇〕。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當將猶未止也〔三一〕。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三二〕。五穀不孰〔三三〕。六畜不遂〔三四〕。疾苗戾疫〔三五〕。飄風苦雨〔三六〕。荐臻而至者〔三七〕。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三八〕。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三九〕。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四〇〕。犧牲不敢不腍肥〔四一〕。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四二〕。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四三〕。聽獄不敢不中〔四四〕。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

之時〔三〕。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三〕。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三〕。則〔三〕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三〕。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三〕。苗民否用練〔三〕。折則刑〔三〕。唯作五殺之刑。曰法〔三〕。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三〕。惟口出好興戎〔三〕。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纒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三〕。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三〕。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秦也〔三〕。輕大夫師長〔三〕。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三〕。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三〕。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三〕。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三〕。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三〕。政以爲便譬〔三〕。宗於父兄故舊〔三〕。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三〕。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三〕。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

之賞。未足以勸乎〔五〕。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六〕。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七〕。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八〕。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九〕。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十〕。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十一〕。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十二〕。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十三〕。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十四〕。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十五〕。聿求厥章〔十六〕。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十七〕。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十八〕。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十九〕。詩曰。我馬維駟〔二十〕。六轡沃若〔二十一〕。載馳載驅。周爰咨度〔二十二〕。又曰。我馬維駒〔二十三〕。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二十四〕。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二十五〕。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

富其國家〔八二〕。衆其人民〔八三〕。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八四〕。此之本也〔八五〕。

【注釋】〔一〕復。反也。謂反而考之古之民始生之時也。〔二〕正長。猶今言官長也。〔三〕語曰。猶言說也。言天下之人所用言說。含義各各不同也。〔四〕茲。古通滋。滋。愈也。〔五〕相交非。當作交相非。〔六〕言不肯以餘力相助也。〔七〕請。讀爲情。下同。〔八〕贊。進也。閱。簡也。〔九〕靡。歷字之譌。歷。離也。〔一〇〕將軍。卽臧也。〔一一〕遠。遠字之譌。遠。及也。〔一二〕旁。爲訪之借字。訪。謀也。荐。進也。〔一三〕義當作乎。〔一四〕比。從也。〔一五〕而。汝也。下同。〔一六〕言任何說法。鄉無不治之理也。〔一七〕以。因也。〔一八〕其鄉上當有鄉長治三字。〔一九〕有。讀爲又。下並同。〔二〇〕而下脫一國字。〔二一〕苗。災之本字。〔二二〕不時。失時也。〔二三〕孰。然之本字。〔二四〕遂。長也。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也。〔二五〕戾疫。卽瘟疫。〔二六〕飄風。暴起之風也。苦雨。不斷之雨也。〔二七〕荐。重也。臻。仍也。荐臻。猶今言頻仍。〔二八〕下人。猶下民也。〔二九〕不。當作而。〔三〇〕謁。亦潔也。〔三一〕臚。亦肥也。〔三二〕言大小多少皆有一定也。〔三三〕幾。期也。時幾。一定之時期也。〔三四〕中。不偏也。〔三五〕自出誅勝者至此三十八字。當與下文入守固句下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至則字止凡三十八字對掉。〔三六〕厚上當有深字。〔三七〕疆上當有能字。〔三八〕以上三十八字當與上文出誅勝者以下三十八字對掉。〔三九〕有苗。古民族名。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四〇〕呂刑。尙書篇名。〔四一〕否。不也。練。當作靈。靈。古與令通。〔四二〕折。制之古字。則刑。當作重刑。〔四三〕法。謂自謂得法也。〔四四〕術令。說命之假借字。說。謂股相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四五〕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曰爲榮辱之主也。〔四六〕運役。當作連收。〔四七〕相年。當爲距年。〔四八〕否。非也。用。因也。泰。驕泰也。〔四九〕輕。當作稱。〔五〇〕辯。分也。均。平也。〔五一〕佚上當有游字。游佚。猶言淫佚也。錯。置也。〔五二〕富貴貧寡。當作富貴衆寡。〔五三〕爲下當有政字。

「善」刑字衍文。〔五〕政，與正同，便辟，謂巧爲譬喻以求容媚也。〔六〕宗於，當作宗族。〔七〕非下正字衍文。〔八〕唯毋，皆語詞。〔九〕乎，通作也。〔一〇〕此乎字亦通作也。〔一一〕不下脫足以二字。〔一二〕鄉，通向字，本言，初言也。〔一三〕而，讀爲能。〔一四〕請爲二字衍文。〔一五〕撫循，慰悅之也。〔一六〕讀字衍文。〔一七〕舉其，當作其舉。〔一八〕異物，異事也。〔一九〕載，始也，彼，辟之借音字，辟，君也。〔二〇〕聿，古通曰，求厥章，謂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二一〕則，法也。〔二二〕寶，服也。〔二三〕紛，亂也。〔二四〕白馬黑鬣曰駮。〔二五〕沃若，猶沃沃然，美盛貌。〔二六〕言咨禮義之所宜爲度也。〔二七〕馬之青黑色者曰騏。〔二八〕言咨事之難易爲謀也。〔二九〕卽，同則，法也，也字衍文。〔三〇〕言不使有跟者漏網也。〔三一〕請，讀爲情，誠也，上應有中字。〔三二〕謂使其人民衆多也。〔三三〕之下當有說字。〔三四〕此字下脫爲政二字。

一〇 尙同下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一〕。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二〕。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三〕。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四〕。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五〕。而不可不察者也〔六〕。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七〕。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八〕。古者天之始生民。

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一〕。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二〕。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三〕。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四〕。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五〕。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六〕。將使助治亂刑政也〔七〕。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八〕。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九〕。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一〇〕。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一一〕。而辟百姓之毀〔一二〕。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一三〕。而懷百姓之譽〔一四〕。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一五〕。則欲同一天下之義〔一六〕。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一七〕。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一八〕。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

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三二〕。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三三〕。以尙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三四〕。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三五〕。以尙同於天。故當尙用之爲說也。〔三六〕。尙同之天子。〔三七〕。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三八〕。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窺。〔三九〕。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四〇〕。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

之言然曰〔三六〕。小人見姦巧〔三七〕。乃聞〔三八〕。不言也。發。罪鈞〔三九〕。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四〇〕。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四一〕。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四二〕。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聞〔四三〕。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四四〕。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四五〕。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四六〕。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四七〕。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四八〕。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四九〕。何也。其以尙同政善爲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五〇〕。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畋信而持之〔五一〕。富貴以道其前〔五二〕。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五三〕。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五四〕。求爲士〔五五〕。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五六〕。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五七〕。

【注釋】〔一〕知。通智。此知者。謂王公大人之有智者。〔二〕辟。同避字。〔三〕情。實也。〔四〕善非。猶言善與不善也。〔五〕發。下常有罰字。〔六〕而不可。當作不可而。而。通以。猶言不可以也。〔七〕而。亦通以。可而。可以也。〔八〕然。猶則也。治。乃始字之誤。〔九〕言百姓人自爲政。不相統屬也。〔一〇〕厚薄。猶大小之意。〔一一〕上下字爲衍文。〔一二〕左右。輔佐也。〔一三〕之。猶與也。下同。〔一四〕擇。當作措。〔一五〕亂。爲衍文。〔一六〕說。

適字之譌。〔二七〕辭·分也。天下助字爲衍文。天明·天之明道也。〔二八〕賤·賤字之譌。〔二九〕唯·通雖字。〔三〇〕辟·同避字。〔三一〕唯·通雖字。〔三二〕懷·得也。〔三三〕此下脫則義不同也一句。〔三四〕此句上應有然字。〔三五〕賞·賞字之譌。用·爲也。謂試使家君試爲之也。〔三六〕之·通是。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猶言惟善人是賞而暴人是罰也。〔三七〕天下·當作國之。〔三八〕選·齊也。〔三九〕而·同能。〔四〇〕下子字當作下。〔四一〕用·當作同。〔四二〕同·當作用。與上文互譌。〔四三〕可而·可以也。〔四四〕寃·不滿也。〔四五〕橫·充塞也。〔四六〕大誓·卽秦誓·尙書篇名。武王伐殷而作。〔四七〕小人·庶民也。〔四八〕聞·告于上也。〔四九〕鈞·同均。言見而不告。比事贊。則罪與姦巧者同也。〔五〇〕淫辟·淫邪也。〔五一〕差·論·皆擇也。〔五二〕爲之人·當作之人爲。〔五三〕先之·應作光。〔五四〕本句中視字當作觀。〔五五〕本句中聽字當作聰。〔五六〕均·偏也。〔五七〕鄉里下當有之人兩字。〔五八〕唯·與雖通。毋·語詞。〔五九〕重·累也。無所重足·言無容身之地也。〔六〇〕不疾·當作必疾。疾·力也。〔六一〕敬·致字之譌。持·守也。〔六二〕道·通導。〔六三〕唯·通雖。〔六四〕情·通作誠。〔六五〕士上應有上字。〔六六〕不察上脫不可二字。〔六七〕治下應有之字。

一一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一〕。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二〕。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三〕。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四〕。

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五〕}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六〕}故賊人以利其身。^{〔七〕}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八〕}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九〕}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一〇〕}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一一〕}惡施不孝。^{〔一二〕}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一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一四〕}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一五〕}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一六〕}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一七〕}

【注釋】「一」焉。乃也。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下二焉字同。「二」攻。治也。「三」當。讀爲嘗。試也。

「四」不下自字爲衍文。「五」異字上之其爲衍文。「六」人下應有身字。「七」人下亦應有身字。「八」愛下應有其字。

「九」利下亦應有其字。「一〇」物。事也。「一一」句首應有愛字。「一二」此句之上。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

十四字。「一三」此句應作故不孝不慈亡有。亡。通無。「一四」故。通夫。發語詞。「一五」者下應有也字。「一六」相上。

應有交字。「一七」勸愛人。謂勸人相愛也。

一二 兼愛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一。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二。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三。以不相愛生邪。四。子墨子言曰。五。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六。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七。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八。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九。富必侮貧。貴必敖賤。十。詐必欺愚。十一。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十二。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放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十三。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十四。然乃若兼則善矣。十五。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十六。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十七。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

也。苟君說之〔二七〕，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二八〕。韋以帶劍〔二九〕。練帛之冠〔三〇〕。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三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三二〕，朝有黧黑之危〔三三〕。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三四〕，和合之〔三五〕，焚舟失火〔三六〕，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三七〕，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三八〕，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三九〕，越河濟也〔四〇〕。子墨子言〔四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四二〕。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四三〕，以泄渠孫皇之水〔四四〕。北爲防原派〔四五〕，注后之邸，噴池之寶〔四六〕，洒爲底柱〔四七〕，鑿爲龍門〔四八〕，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四九〕。東方漏之陸〔五〇〕，防蓋諸之澤〔五一〕，灑爲九澮〔五二〕，以榷東土之水〔五三〕。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五四〕，以利荆楚于越〔五五〕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五六〕。

內·宮中也。〔三〕碎·萃之借字·亦行列之謂·全句言凌讖其曹伍·爭先救火也。〔四〕乃若·轉語詞。〔五〕擊·舉也·太山·即泰山·古時以爲山之最高者·故曰太山。〔六〕越·渡也·濟·當爲涉·源出山西王屋山。〔七〕言下當有曰字。〔八〕舉·疾也·劫·當爲勁之譌·強也。〔九〕流·渭之譌·寶·古通瀆·渭瀆·渭水之瀆也。〔十〕渠孫皇·當作蒲茲澤·蒲茲二澤·在今陝西隴州西四十里。〔十一〕防·築堤止水也·原·瓜·二水名。〔十二〕后之邸·當作昭餘郡·澤藪名·在今山西祁縣東七里·噤池·即庫沱河·池·沱之古字·出今山西繁峙縣·寶·讀爲瀆。〔十三〕酒·同灑·通作醴·所宜切·分也·底·當作區·區柱·山名·在今山西平陸縣·酒爲區柱·言河水分流·包區柱山而過也。〔十四〕龍門·山名·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亦河水所經。〔十五〕燕代·今河北山西地·胡·謂匈奴·貉·北狄之一種。〔十六〕方·爲之譌·之·大之譌·大陸·今山東鉅鹿縣·漏大陸·謂將存滯于大陸之水穿而洩之也。〔十七〕蓋·當作孟·孟諸·澤名·在今山東嶧城縣西北。〔十八〕灑·通醴·分也·九溜·九河也。〔十九〕提·謂以樹竹塞水之決口·塞革而填以土也。〔二十〕之注·當作注之·五湖·太湖也。〔二十一〕荆楚于越·當作荆楚于越·干·爲邪之借字·地屬吳。〔二十二〕言以上皆禹治水之事·吾今欲以此種精神·實行兼愛也。〔二十三〕西土·謂岐周也。〔二十四〕乍·讀爲作。〔二十五〕言文王之治國·明德若日月·照臨于四方及四土也。〔二十六〕穡人·田夫也。〔二十七〕順也·言天眷顧文王之慈政也。〔二十八〕得·當作持·下脫養以二字。〔二十九〕連·矜之譌·苦也。〔三十〕雜·讀爲集·生人·謂常人也·言矜獨無兄弟者·與常人同·有所成就其生樂也。〔三十一〕放·亦依也·長下應有其身二字。〔三十二〕此下應有言字。〔三十三〕將·行也·隧·以辭切·掘地通路也·言武王既定天下·掘地爲隧·以祀泰山之神也。〔三十四〕見僞古文尚書武成篇。〔三十五〕曾孫·諸侯自稱。〔三十六〕獲·得也。〔三十七〕作·起也。〔三十八〕祗·讀爲振·救也。〔三十九〕衆也。〔四十〕忠·通中字·士字衍文。

一三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一〕。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二〕。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三〕。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四〕。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五〕。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六〕。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七〕。兼與別與。卽必曰別也。然卽之交別者〔八〕。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九〕。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〇〕。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一一〕。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一二〕。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一三〕。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一四〕。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一五〕。仁人之是者〔一六〕。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一七〕。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

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二五〕。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二六〕。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二七〕。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宰乎〔二八〕。而有道肆相教誨〔二九〕。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三〇〕。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三一〕。以長其身。令唯毋以兼爲正〔三二〕。卽若其利也〔三三〕。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三四〕。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三五〕。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三六〕。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三七〕。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天下〔三八〕。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三九〕。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四〇〕。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四一〕。將往戰。死生之權〔四二〕。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四三〕。往來及否。未及否〔四四〕。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四五〕。家室奉承親戚〔四六〕。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四七〕。於別之有是乎哉〔四八〕。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拂也〔四九〕。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五〇〕。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五一〕。

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一〕。是故別君之言〔二〕。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三〕。此秦非天下之情也〔四〕。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五〕。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六〕。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七〕。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八〕。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九〕。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曰。兼卽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嘗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一〇〕。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一一〕。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一二〕。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一三〕。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一四〕。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一五〕。文王若日若月乍照〔一六〕。光於四方。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一七〕。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秦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一八〕。禹曰。濟濟有衆〔一九〕。咸聽朕言。非惟小子〔二〇〕。敢行稱亂〔二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

諸羣以征有苗〔六〕。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七〕。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八〕。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九〕。湯曰。惟予小子履〔十〕。敢用玄牡〔十一〕。告於上天。后曰〔十二〕。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十三〕。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十四〕。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十五〕。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十六〕。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十七〕。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十八〕。以說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十九〕。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二十〕。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二十一〕。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二十二〕。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二十三〕。大雅之所道〔二十四〕。曰。無言而不讎。〔二十五〕。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二十六〕。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

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八七〕。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八八〕。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八九〕。然後爲〔九〇〕。而靈王說之〔九一〕。未踰於世〔九二〕。而民可移也〔九三〕。卽求以鄉其上也〔九四〕。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九五〕。焚舟失火〔九六〕。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九七〕。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九八〕。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九九〕。越國之士。可謂顛矣〔一〇〇〕。故焚身爲其難爲也〔一〇一〕。然後爲之。越王說之〔一〇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直服〔一〇三〕。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直服爲其難爲也〔一〇四〕。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一〇五〕。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一〇六〕。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一〇七〕。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注釋】〔一〕事上當脫「爲」字。爲事。猶言爲政也。〔二〕散。讀爲傲。〔三〕人與。當作又與。與。如也。下同。

〔四〕今下人字衍文。〔五〕虧。損也。賊。害也。〔六〕本原。推原其本也。自下應有生字。〔七〕分名。分別而名之

也。〔八〕卽。讀爲則。交別。猶言交相別。〔九〕別非也三字。應在子墨子曰下。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一〇〕

以水救火。當作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二〕藉。假也。〔三〕由。同猶字。〔三〕卽。讀爲則。〔四〕卽。亦讀爲則。下同。〔五〕鄉。是之省文。不久也。〔六〕是。事之譌。〔七〕者。下應有也字。〔八〕若。此也。方。道也。〔九〕與。當作興。〔一〇〕是。下故字衍文。〔一一〕畢。有力也。宰。當作舉。〔一二〕肆。勤也。〔一三〕侍。當爲持。〔一四〕放。依也。〔一五〕令。今之譌。毋。語詞。〔一六〕若。此也。〔一七〕非。下當有之字。〔一八〕難哉。應作難我。〔一九〕誰。當作設。〔二〇〕此。謂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二一〕高士。下應有於字。〔二二〕下。脫士字。〔二三〕當。與儻同。若。此也。〔二四〕嬰。加也。〔二五〕樞。當作機。〔二六〕巴。國名。在蜀中。〔二七〕此。三字爲衍文。〔二八〕惡。下脫從字。〔二九〕親戚。古人稱父母也。〔三〇〕有。友字之譌。下同。〔三一〕哉。我之譌。屬下句。〔三二〕拆。自相矛盾也。〔三三〕子。乎字之譌。〔三四〕誰。亦設字之譌。〔三五〕使。下亦當有其字。〔三六〕言。下應有曰字。〔三七〕爲。上脫一若字。〔三八〕秦。亦作大。甚也。〔三九〕郤。壁隙孔也。駟馳而過郤。喻時之疾也。〔四〇〕然。卽。交下脫兼交別三字。〔四一〕常。讀爲嘗。〔四二〕樽。渠也。〔四三〕此。君字爲者字之誤。〔四四〕挈。舉也。〔四五〕物。事也。〔四六〕之。字爲衍文。〔四七〕六。當作四。〔四八〕何。下脫以字。〔四九〕泰。尙書篇名。〔五〇〕乍。通作。〔六一〕進。通唯。下同。〔六二〕禹。謂尙書大禹謨也。〔六三〕濟。衆盛之貌。〔六四〕小子。禹自稱。〔六五〕稱。舉也。〔六六〕寡。對諸寡。當作寡封諸君。言衆邦國諸君也。〔六七〕下。以字衍。〔六八〕求。當作取法。〔六九〕湯。說。指尙書湯誥篇。〔七〇〕履。湯之名。〔七一〕玄。白也。尙尙白。故祭祀用玄牡。〔七二〕后。上應有神字。〔七三〕周。詩。指尙書洪範篇。〔七四〕底。應作砥。柔石也。〔七五〕正。與政同。〔七六〕阿。私也。〔七七〕忠。當作中。讀去聲。〔七八〕意。讀如抑。下同。〔七九〕愛。利上應有以字。〔八〇〕惡。下應有賊字。〔八一〕卽。則也。〔八二〕遇。當爲愚之譌。〔八三〕本。原下應有之字。所字衍文。〔八四〕見。大雅抑篇。〔八五〕難。用也。〔八六〕愛。當作兼。〔八七〕小。嬰。細腰也。〔八八〕岡。用力也。擔。杖持也。〔八九〕故。通夫。語詞。其。當作甚。〔九〇〕後。當作衆。〔九一〕說。讀爲悅。

〔四〕論。當作論，變也。下並同。〔五〕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之移也。〔六〕鄉。通向。〔七〕上知字當讀爲智。
〔八〕舟。當作內。宮中也。〔九〕僮。仆也。〔十〕有。當爲者字之譌。屬上句。〔十一〕退上當有不字。〔十二〕顧。
讀爲腫。謂如炮肉之腫也。〔十三〕其。亦當作甚。〔十四〕上之字當作而。〔十五〕且。通粗。〔十六〕其。亦當作
甚。〔十七〕兼相利。當作兼相愛交相利。〔十八〕若上莫字衍文。〔十九〕當若。猶言當如。

一四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一〕。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
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二〕。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
多。〔三〕。其不仁茲甚。〔四〕。罪益厚。至入人欄廄。〔五〕。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
豕雞豚。〔六〕。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
也。〔七〕。地其衣裳。〔八〕。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
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九〕。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
今至大爲攻國。〔十〕。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十一〕。殺一人
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十二〕。若以此說往。〔十三〕。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
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
國。則弗之而非。〔十四〕。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十五〕。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
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十六〕。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
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十七〕。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

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六〕。從而譽之。謂之義。可爲知義與不義之辯乎〔五〕。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三〕。辯義與不義之亂也〔三〕。

【注釋】「〔一〕圍。所以樹果者。圍。所以種菜者。」「〔二〕攘。盜也。奪也。」「〔三〕本句下當有苟虧人愈多五字。」「〔四〕茲。古通滋。愈也。」「〔五〕欄。剛之借字。牢也。牛所居。廄。馬廄也。」「〔六〕仁字當爲衍文。」「〔七〕辜。罪也。不辜人。無罪之人也。」「〔八〕拖。拞之異文。俗亦作拖。徒可切。奪也。」「〔九〕當此。猶言對於此事也。君下應有子字。」「〔一〇〕大爲下應有不義二字。言攻人之國。爲不義之至大者也。」「〔一一〕何。當作可。」「〔一二〕死罪。殺人者死。古法如是也。」「〔一三〕往。猶言推論之也。」「〔一四〕之。當作知。而字爲衍文。」「〔一五〕情。通誠字。」「〔一六〕奚說。猶言何辭以解說也。」「〔一七〕則下當有必字。人下當有爲字。全句當作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辯矣。辯。別也。」「〔一八〕而字衍文。」「〔一九〕可上脫此字。爲。當作謂。」「〔二〇〕也字衍文。或云。歎詞。」「〔二一〕言不能分別義與不義而淆亂之也。」

一五 非攻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一〕。情欲譽之審〔二〕。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三〕。以見知隱〔四〕。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母興起〔五〕。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六〕。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七〕。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八〕。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九〕。而靡弊臍冷不反者〔一〇〕。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一一〕。其列住碎折靡斃而不反者〔一二〕。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一三〕。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

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二四〕。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二五〕。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二六〕。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二七〕。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二八〕。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二九〕。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三〇〕。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三一〕。不勝而入〔三二〕。廣衍數於萬〔三三〕。不勝而辟〔三四〕。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三五〕。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三六〕。飾攻戰者言曰〔三七〕。南則荆吳之王〔三八〕。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三九〕。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四〇〕。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四一〕。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四二〕。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四三〕。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尙者以耳之所聞〔四四〕。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四五〕。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四六〕。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四七〕。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四八〕。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

王公大人〔三〕，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四〕，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雖敢不賓服哉〔五〕，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六〕，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七〕，次注林〔八〕，出於冥隘之徑〔九〕，戰於柏舉〔一〇〕，中楚國〔一一〕，而朝宋與及魯〔一二〕，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一三〕，戰於艾陵〔一四〕，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一五〕，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一六〕，而葆之會稽〔一七〕，九夷之國〔一八〕，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一九〕，施舍羣萌〔二〇〕，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二一〕，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徒大內〔二二〕，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二三〕，而智伯莫爲強焉〔二四〕，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二五〕，皆列舟車之衆〔二六〕，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二七〕，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二八〕，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二九〕，魚水不務〔三〇〕，陸將何及乎〔三一〕，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三二〕，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三三〕，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三四〕，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注釋】〔一〕古者，當作今者。〔二〕情，通誠，魯上脫一毀字，審，明確也。〔三〕論語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

〔四〕見。通現。顯也。〔五〕毋。當山毋。語辭。下同。〔六〕言冬夏不宜于用兵也。〔七〕此下當有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一句。〔八〕嘗。試也。上。出字之譌。〔九〕幌幕。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幌。撮。音伐。大盾也。劫。卸之譌。卸。刀把也。〔一〇〕掉。倒也。弊。壞也。臍。腐之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之借。〔一一〕與下當有其字。〔一二〕列。則字之譌。往。往字之譌。則往。當作往則。〔一三〕塗。卽今塗字。亦作途。脩。長也。〔一四〕食飯。當作食飲。〔一五〕此句爲衍文。〔一六〕后。與後通。言神喪其祭主。鬼喪其後嗣也。〔一七〕之。通其字。〔一八〕銳。謂兵器也。〔一九〕言如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不用兵器。徒手不殺傷而得。若此始得謂之利也。〔二〇〕寡。猶言至少也。〔二一〕虛。墟之本字。下當有城字。〔二二〕勝。讀平聲。填也。下同。〔二三〕衍。廣大也。〔二四〕辟。闢之假音字。〔二五〕王長。當爲士長之譌。下同。〔二六〕非國之物。猶言不爲國家着想也。〔二七〕飾。掩飾也。〔二八〕吳。當作越。〔二九〕土下當有地字。〔三〇〕爲。當作非。言攻戰爲正當之事。不應非之也。〔三一〕行道。常行之道也。〔三二〕視。當爲注。注藥。劍傷附者之藥也。〔三三〕行藥。常行之藥也。〔三四〕尙。同上。〔三五〕莒。在今山東省。〔三六〕大下應有國字。〔三七〕且。爲楨之借字。祖。國名。爲晉獻公所滅。一字爲衍文。不著何。卽不居何。國名。在今遼寧錦縣西北。〔三八〕胡。匈奴也。緡。貉之俗字。北狄之一種。〔三九〕古者。亦當作今者。〔四〇〕當。對於也。〔四一〕賓服。猶言臣服也。〔四二〕教下脫一土字。〔四三〕言教士之法也。〔四四〕注林。當作淮汭。淮水之曲也。〔四五〕冥隘。卽滎陽。亦卽滎池。在今河南永寧縣。〔四六〕柏舉。楚地。在今湖北麻城縣。〔四七〕謂佔領楚國國都也。〔四八〕及魯。當作魯及。及字屬下句。〔四九〕汶上。汶水之上。在今山東省。〔五〇〕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五一〕葆。通保。大山。卽太山。〔五二〕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五湖。太湖也。〔五三〕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省。〔五四〕九夷。九言其多。夷爲外族之通稱。非必有九也。〔五五〕孤。無父也。此謂戰士之遺孤。〔五六〕施舍。猶賜予也。萌。埃之假音字。〔五七〕罷。讀如疲。〔五八〕徙。取也。大內。當作大舟。〔五九〕六將軍。卽六卿爲軍將者也。

皆之六將軍。爲韓。趙。魏。范。中行。智伯。〔六〇〕莫爲強。言無人能及其強也。〔六一〕差。論。皆擇也。〔六二〕皆。當爲比。並也。〔六三〕中行氏。卽荀氏。〔六四〕并字衍文。范氏。卽士氏。〔六五〕詩。逸詩也。〔六六〕言在水不務爲救。及至陸地。將復何及也。〔六七〕乎。衍文。〔六八〕戮。勦之假音字。齊力也。〔六九〕鏡。照也。鑒也。〔七〇〕蓋。同盍。何不也。

一六 非攻下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一〕。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二〕。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三〕。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四〕。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五〕。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六〕。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七〕。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八〕。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九〕。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〇〕。一天下之和〔一一〕。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一二〕。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一三〕。利人多。功故又大〔一四〕。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一五〕。皆列其舟車之卒伍〔一六〕。於此爲堅甲利兵〔一七〕。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一八〕。以湮其溝池〔一九〕。攘

殺其牲牲〔一〇〕。燔潰其祖廟〔一一〕。芟殺其萬民〔一二〕。覆其老弱〔一三〕。遷其重器〔一四〕。卒進而柱乎闕〔一五〕。曰。死命爲上〔一六〕。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一七〕。罪死無殺〔一八〕。以譚其衆〔一九〕。夫無兼國覆軍〔二〇〕。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二一〕。意將以爲利天乎〔二二〕。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二三〕。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二四〕。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二五〕。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二六〕。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二七〕。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帥者之相爲不利者也〔二八〕。曰。將不勇。士不分〔二九〕。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三〇〕。率不利和〔三一〕。威不圉〔三二〕。害之不久〔三三〕。爭之不疾。孫之不強〔三四〕。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三五〕。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三六〕。備具此物而致從事焉〔三七〕。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三八〕。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三九〕。若使中興師〔四〇〕。君子〔四一〕。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四二〕。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四三〕。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四四〕。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四五〕。糧食不繼。饑饉。食飲之時〔四六〕。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四七〕。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四八〕。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四九〕。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五〇〕。是人不足而

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六一〕。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六二〕，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六三〕。非利物與〔六四〕。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六五〕。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六六〕。謂誅也〔六七〕。昔者有三苗大亂〔六八〕。天命。殛之。日妖宵出〔六九〕。雨血三朝。龍生廟〔七〇〕。大哭乎市〔七一〕。夏冰。地坼及泉〔七二〕。五穀變化。民乃大振〔七三〕。高陽乃命元宮〔七四〕。禹親把天之瑞命〔七五〕。以征有苗。四電誘祇〔七六〕。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七七〕。楹矢有苗之祥〔七八〕。苗師大亂。後乃遂幾〔七九〕。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八〇〕。別物上下。卿制大極〔八一〕。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八二〕。天有轄命〔八三〕。日月不時〔八四〕。寒暑雜至〔八五〕。五穀焦死〔八六〕。鬼呼國〔八七〕。鵬鳴十夕餘〔八八〕。天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子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八九〕。湯焉敢奉率其衆〔九〇〕。是以鄉有夏之境〔九一〕。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九二〕。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九三〕。屬諸侯於薄〔九四〕。薦章天命〔九五〕。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九六〕。祀用失時〔九七〕。兼夜中〔九八〕。十日雨土于薄〔九九〕。九鼎遷止〔一〇〇〕。婦妖宵出。有鬼宵吟〔一〇一〕。有女爲男〔一〇二〕。天雨肉。棘生乎國道〔一〇三〕。王兄自縱也〔一〇四〕。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秦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一〇五〕。武王踐功〔一〇六〕。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一〇七〕。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一〇八〕。武王乃攻狂夫〔一〇九〕。反商之周。天

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二〇〕。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二一〕。而天下莫不賓〔二二〕。焉。虜湯之緒〔二三〕。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二四〕。始討此睢山之間〔二五〕。越王緊虧〔二六〕。出自有違〔二七〕。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二八〕。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二九〕。今若有能信効〔三〇〕。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三一〕。幣帛不足。則共之〔三二〕。以此効大國〔三三〕。則小國之君說〔三四〕。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三五〕。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三六〕。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三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三八〕。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三九〕。以此授諸侯之師〔四〇〕。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四一〕。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四二〕。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四三〕。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四四〕。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四五〕。而將

不可不察者此也。

【注釋】「一何下脫」哉字，言天下人所稱譽之善，以何者爲標準也。「二書」當作與，同歟，疑問之詞。「三」意，同抑，或也。亡，與無，毋同，皆語詞。「四」同義，同以爲義也。「五」免字衍文。「六」分，別也，言盲人與常人同知有黑白之名，但盲者不能分別黑白之異也。「七」度，審計也。「八」速通成，乃遠邇咸三字之譌。「九」知，同智，下同。「一〇」反，當作交，說，同悅，交大國之說，謂與大國交相悅也。「一一」，總也。「一二」爲，猶乃也。「一三」農，勉也，臣字當爲衍文。「一四」故字爲衍文。「一五」差，論，皆選也。「一六」皆，當作比，並也。「一七」於此，猶於是。「一八」墮，毀也。「一九」連，塞也。「二〇」攜，奪也，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之類，輅，純色之牲也。「二一」燔，焚也。「二二」勦，刺也。「二三」覆，滅也。「二四」重器，寶重之器。「二五」柱，梅字之譌，極，取字之借。「二六」死命，殺生也。「二七」先，當作失，失列，失其行列也，北，敗北也，撓，曲行也，旁竄之意。「二八」殺，當作殺。「二九」譚，憚之譌，懼也。「三〇」夫無，猶唯毋，皆語詞，兼國，併人之國，覆軍，滅人之軍也。「三一」緒，樂也。「三二」意，亦抑也。「三三」振，振之譌，振，必多切，裂也，之字爲衍文。「三四」其字爲衍文。「三五」殺下當脫祭祀二字。「三六」之人，當作人之，博，爲薄字之譌。「三七」周，當作害。「三八」者，謂兵戎之事。「三九」分，奮之假字。「四〇」師，兵也。「四一」率，讀爲將率之率，同帥字，和字衍文。「四二」圍，擊也。「四三」害，當作圍。「四四」孫，當爲孫字之譌，言維繫民心不強也。「四五」與國，相交之國也。「四六」生慮，猶起意也，意，意，猶阻怯也。「四七」偏，通偏。「四八」粉，同事，易事，謂易其所事也。「四九」說，同悅。「五〇」中，國中。「五一」君子下當脫數百二字。「五二」師，成爲師旅也。「五三」罷，通疲。「五四」序疏，厚餘之譌，言所餘尙稱爲多也。「五五」遂，亦遠也。「五六」繼字衍文，祭，即際字，接也。「五七」之，當作不。「五八」廟，斯之譌，廟役，指從征之人，以，因也。「五九」言此其爲不利于人及害天下甚厚也。「六〇」此，同是，言則是以賊滅天下之萬民爲樂事也。

〔六一〕食，謂治田以耕也，言土地之衆，十倍于其國衆之需，而不及耕治之也。〔六二〕不足，謂人，有餘，謂土地也，勳，當作重。〔六三〕還，當作遠，及也。〔六四〕以上當有子字。〔六五〕言子以攻伐爲不義，則是以物爲利也。〔六六〕類，屬也，謂屬意也。〔六七〕攻，攻無罪之國也。〔六八〕誅，討也，討有罪之國也。〔六九〕有字爲衍文。〔七〇〕妖，日本畫出，今背出，故謂之妖也。〔七一〕生下當有於字。〔七二〕大，犬字之譌。〔七三〕弄，裂也，謂地裂而泉湧也。〔七四〕振，同震。〔七五〕高陽，舜也，舜爲高陽第六世孫，故云，命下當有禹字。〔七六〕把，握也，令，猶命也。〔七七〕四電誘紙，當作雷電浮振，誘，通勃，振，同震。〔七八〕若瑾，爲奉珪之譌，奉，讀爲捧，珪，觀見時所執。〔七九〕矢，當作殺，祥，將字之譌。〔八〇〕幾，微也。〔八一〕焉，猶乃也，厲，通歷，歷，分也。〔八二〕鄉，野之省，大極，當作四極。〔八三〕還，當作遠，及也。〔八四〕轄，當爲醜，醜命，嚴命也。〔八五〕不時，無一定之時。〔八六〕雜，亂也。〔八七〕謂天大旱也。〔八八〕呼下當有於字。〔八九〕鴈，當作鴈，鴈，同鷓。〔九〇〕堪，戡之借字，戡，勝也。〔九一〕焉，乃也。〔九二〕鄉，讀爲回。〔九三〕融，卽回祿，火神也，隆，降也。〔九四〕有下脫夏字。〔九五〕屬，合也，薄，地名，湯部也，字亦作堵。〔九六〕薦，進也，章，明也。〔九七〕序，享字之譌。〔九八〕兼夜中，句不可解，似爲衍文。〔九九〕兩土，天上下土也。〔一〇〇〕止，通址，遷址，謂無故而移其原址也。〔一〇一〕吟，歎也。〔一〇二〕謂女化男也。〔一〇三〕國道，國中大道也。〔一〇四〕兄，與況同，益也，言紂益自放縱也。〔一〇五〕乘黃，獸名，似狐，背有兩角。〔一〇六〕功，事也，踐功，謂實行其事也。〔一〇七〕言使紂沈湎於酒也。〔一〇八〕堪，戡之借字，勝也。〔一〇九〕攻狂夫，當作往攻之。〔一一〇〕來，當作資，賜也。〔一一一〕維，當作于。〔一二二〕寶，服也。〔一二三〕焉，猶乃也，繕，業也。〔一二四〕熊羆，羆熊之子，始封于楚。〔一二五〕討，當作封。〔一二六〕繫虧，卽無餘。〔一二七〕有連，當作熊渠。〔一二八〕萬國有餘，當作萬有餘國。〔一二九〕傅，當爲備，馬，竹馬也，童子之爲馬，言徒勞其足也。〔一三〇〕効，讀爲交，信交，交相爲信也。〔一三一〕之絕，當作乏絕，委，委輸之也。〔一三二〕共，同供。〔一三三〕

勅·亦讀爲安。〔三〇〕小·當作大。〔三一〕緩急·謂事之緩急也。〔三二〕攻·功之借字。〔三三〕諍·當作爭
 難·頓仆也。〔三四〕序·爲厚字之譌。〔三五〕信吾師·言使吾之師信吾也。師·兵也。〔三六〕授·當爲按·按
 猶引也·取也。〔三七〕爲下脫利天二字。〔三八〕今且·猶今夫也。〔三九〕當·讀若當。〔四〇〕尙·與上字通
 〔四一〕當·對於也·若·此也。

一七 節用上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一〕·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
 國家·去其無〔二〕·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三〕·無不加用而爲
 者〔四〕·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五〕·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圍寒〔六〕·夏
 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鯁〔七〕·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
 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鯁〔八〕·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九〕·以
 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
 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鯁·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
 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鯁·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
 用而爲者〔一〇〕·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一一〕·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
 〔一二〕·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一三〕·故孰爲難倍〔一四〕·唯人爲
 難倍〔一五〕·然人有可倍也〔一六〕·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一七〕·女子年十
 五·毋敢不事人〔一八〕·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一九〕·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

年處家〔三〇〕，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三一〕，後王聖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三二〕，子生可以二三年矣〔三三〕，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三四〕，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三五〕，其使民勞，其籍斂厚〔三六〕，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三七〕，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三八〕，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倭臺攻城野戰死者〔三九〕，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四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四一〕，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四二〕，聖王之道〔四三〕，天下之大利也。

【注釋】〔一〕可倍，言利可倍也。〔二〕無下脫用之費三字。〔三〕使，當作使。〔四〕言必能增加其作用，然後爲之

也。〔五〕德，通得，言民求其所得甚易，不多費勞力也。〔六〕圍，通禦字，抗也。〔七〕清，寒也，辛，應作鮮，

與斯通，鮪，應作且，止也，下同。〔八〕有盜賊三字衍文。〔九〕五兵，戈，殳，戟，鉞，矛，夷矛也。〔十〕加上應

有不字，言無有不能增加其作用而爲之者也。〔一一〕多下應有矣字。〔一二〕有，讀爲又。〔一三〕若，猶此也。

〔一四〕故，通夫，發語詞。〔一五〕言何事最難使之加倍，唯人最難使之加倍也。〔一六〕有，亦讀爲又。〔一七〕處家，謂

有婦也。〔一八〕事人，謂嫁人也。〔一九〕次，讀爲恣，言恣民之所欲也。〔二〇〕所，時也，蚤，早之本字。〔二一〕

踐，當爲躐，聲近而誤，躐，除也。〔二二〕純，皆也，字，妊娠也。〔二三〕年，計之譌。〔二四〕且不然，當作且不惟

此爲然。〔二五〕寡人之道，謂使人口減少之道也。〔二六〕籍斂，稅收也。〔二七〕毋，當作毋，語詞。〔二八〕與上應有

有字，通作又。〔二九〕有，亦通作又，倭就二字不詳，倭，舉火攻城之具。〔三〇〕不，猶非也，令，當爲今，術，

亦道也，數道，指前所列各種寡人之道。〔三一〕不上亦應有此字，不，非也。〔三二〕衆人之道，使人口衆多之道也。

與寡人之道相對稱。〔三〕之下脫費字。〔四〕聖王上應有此字。

一八 節用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一〕。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二〕。歿二十而不卷〔三〕。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四〕。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五〕。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六〕。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七〕。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煖異物〔八〕。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九〕。北降幽都〔一〇〕。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藜不重〔一一〕。飲於土埴〔一二〕。啜於土形〔一三〕。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一四〕。聖王弗爲〔一五〕。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緝之衣〔一六〕。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一七〕。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一八〕。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一九〕。日〔二〇〕。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二一〕。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二二〕。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二三〕。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二四〕。足以將之則上〔二五〕。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二六〕。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二七〕。足以朽肉。棺三寸〔二八〕。足以朽骸。堀穴深〔二九〕。不通於泉。流

不發洩【三二】。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掘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掘穴。曰。冬可以辟風寒【三三】。逮夏。下潤溼。上熏蒸。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三四】。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圜風寒。上可以圜雪霜雨露。其中蠲潔【三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三六】。聖王弗爲【三七】。

【注釋】【二一】正。長也。【二三】鑿。足也。【三二】二十。當爲世字。卷。當爲券。今借字也。【四】輪。輪工。車。車工。輶。輶之借字。綬色之工。砲。當爲砲。柔革工也。【五】奉給。猶今言供給也。【六】不加于民利者。猶言不能增加民利者。【七】虛。飢也。【八】耳。目上應有使字。【九】妖。當作怪。珍怪。猶奇異也。【一〇】交趾。卽今越南。【一一】降。當爲際。接也。幽都。幽州也。【一二】藏。肉之細切者。不重。謂止一品。不多重也。【一三】飲。飯之譌。增。力又切。瓦飯器也。【一四】形。爲翹之假借字。羹器也。【一五】悅。俯之古字。【一六】旬上當亦有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九字。【一七】緝。古懲切。帛深青揚赤色。微。當爲纆。帛雀頭色。【一八】緝。細葛。緝。粗葛也。【一九】狡。健也。【二〇】行。道也。兵道。猶言兵法。【二一】日。當爲曰。【二二】兵。當爲弁。弁。變之假借字。【二三】服。任也。【二四】以。與而通。下同。【二五】利。當爲訓。【二六】將。行也。上。止字之譌。【二七】津。水渡也。津人。掌渡之官吏。【二八】三領。三件也。數衣以領。故以領爲衣之單位名詞。【二九】三寸。言棺之厚薄也。【三〇】塲。與窟同。【三一】流。當爲氣。【三二】辟。同避。【三三】利下當有脫字。【三四】蠲。明也。潔也。【三五】民上應有於字。【三六】此下疑有脫文。

一九 節葬下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二〕。辟之〔三〕。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四〕。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五〕。智不智。〔六〕。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七〕。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七〕。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八〕。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九〕。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十〕。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之天下。〔十一〕。誰賈而使民譽之。〔十二〕。終勿廢也。〔十三〕。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貴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十四〕。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十五〕。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十六〕。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十七〕。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十八〕。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十九〕。曰。棺槨必重。

【三〇】。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三一】。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三二】。乎諸侯死者【三三】。虛車府【三四】。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三五】。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三六】。又必多爲屋幕【三七】。鼎鼓几榼壺滯【三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三九】。滿意【四〇】。若送從【四一】。曰。天子殺殉【四二】。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四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四四】。聲翁【四五】。縗經【四六】。垂涕。處倚廬【四七】。寢苦枕塊【四八】。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四九】。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隤【五〇】。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五一】。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五二】。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三】。五官六府【五四】。辟草木【五五】。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五六】。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五七】。細計厚葬【五八】。爲多埋賦之財者也【五九】。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六〇】。扶而埋之【六一】。後得生者而久禁之【六二】。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乘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六三】。五皆喪之三年【六四】。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墜子其【六五】。族人五月【六六】。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六七】。是故百姓冬不切寒【六八】。夏不切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六九】。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

求其壽也〔三〇〕。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三一〕。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三二〕。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三三〕。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三四〕。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三五〕。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震而毋負己也〔三六〕。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三七〕。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三八〕。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若攻之。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若攻之〔三九〕。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四〇〕。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四一〕。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棄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四二〕。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四三〕。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

「七」，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七」，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壘若參耕之畝「七」，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七」，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七」，道死，葬蚩山之陰「七」，衣衾三領，穀木之棺「七」，葛以緘之「七」，既溷而後哭「七」，滿塋無封「七」，已葬而牛馬乘之「七」，舜西教乎七戎「七」，道死，葬南己之市「七」，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紱之不合「七」，通之不塋，土地之深「七」，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七」，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七」，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七」，革闔三操「七」，璧玉卽具「七」，戈劍，鼎鼓，壺滸，文繡，素練，大鞅「七」，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差通壘「七」，雖凡山陵「七」，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七」，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七」，意亦使其言「七」，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誠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七」，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

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一〇二〕。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一〇三〕。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一〇四〕。子墨子曰。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一〇五〕。昔者越之東。有荅沐之國者〔一〇六〕。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一〇七〕。其親戚死〔一〇八〕。朽其肉而棄之〔一〇九〕。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一一〇〕。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一一一〕。謂之登遐〔一二〕。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一三〕。若中國之君子觀之〔一四〕。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一五〕。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一六〕。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一七〕。氣無發洩於上。槨足以期其所〔一八〕。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一九〕。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爲仁義〔二〇〕。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二一〕。

【注釋】〔一〇二〕度。猶計也。〔一〇三〕辟。讀爲譬。喻也。〔一〇四〕民字當爲衍文。〔一〇五〕贈。足也。〔一〇六〕下智字與知道。

〔一〇七〕官隱匿其智謀利便而不用也。〔一〇八〕三務。三事也。卽指上富之。衆之。治之三事。〔一〇九〕此。通是。〔一一〇〕傅。當

作傳。與轉通。有若疑乎二子之旨。則試轉而爲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一〇〕富貴。使貧者富也。衆寡。使寡者衆也。定危。使危者定也。治亂。使亂者治也。富。衆。定。治。皆動詞。〔二〕將下當有求字。〔三〕誰買爲設置之。爲措。措廢。舉而廢之也。〔五〕故。通作夫。且故。發語詞。〔六〕未嘗之有也。當作未之嘗有也。〔七〕中。合也。〔八〕毋。應作毋。語詞。雖。與唯同。〔九〕存。在也。〔一〇〕重。讀平聲。層也。〔二〕丘隴。亦作丘。冢也。〔三〕殆。疲困也。〔四〕乎上當有存字。〔五〕車。庫字之譌。〔五〕比。周備也。〔六〕輪。架也。約。束也。〔七〕屋。輓之本字。小帳也。〔八〕概。同蓋。蓋。即鑑字。〔九〕寢。藏也。〔一〇〕滿意上脫而後二字。〔三〕若送從。當作送死若從。有若從居。極言喪葬物之繁多也。〔三〕天子下當有諸侯二字。洵。殉葬之人。〔三〕將軍大夫。卽痛大夫。〔三〕秩。常也。〔三〕霜。盛之譌。盛。咽也。〔三〕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經。麻在首在腰者。〔三〕倚廬。倚木爲廬。孝子守墓所居也。〔三〕寢苫。以苫爲席。凶。塊之本文。枕凶。以土塊爲枕也。〔三〕強。讀上聲。〔四〕隔。同隙。形容祖喪之貌。〔四〕上士。泛指士以上之階級。〔四〕若。此也。〔四〕下脫晏退獄而政六字。〔四〕上脫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十一字。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六府。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食也。典司六項賦稅之職。〔四〕賤。同賤。〔四〕葬。種也。〔四〕經。音任。織緇帛爲經。〔哭〕個字衍文。〔哭〕之字衍文。〔五〕以。同已。〔五〕扶。當爲扶。〔五〕謂以久喪之故。親屬之本能生財者。禁使不得從事于生財也。〔五〕養子。長子也。古禮。長子死。父爲斬衰三年。〔五〕五。爲又字之譌。〔五〕孽子。衆子也。古以長子爲家嫡。餘爲孽子。其。同期。音基。一年之喪也。〔五〕族上應有感字。五月。小功服也。〔五〕有。籛敝也。〔哭〕切。與忍通。下同。〔五〕日在居喪期中禁男女之交也。〔六〕負。通伏。伏劍。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斃死也。〔六〕其。猶之也。〔六〕不弟弟。不弟之弟也。

〔六三〕是，當作且。〔六四〕續，當作積。奚，談之者借字。聆也。吾，梧之假借字。逆也。內積奚吾，謂心領略尋與不順之念也。〔六五〕先，爲夫字之譌。〔六六〕農，與還同，轉折也。負，背也。〔六七〕力征，謂以威力服人也。〔六八〕積委，皆聚也。少曰委，多曰積。此言積聚芻米禾薪也。〔六九〕耆，讀爲嗜。〔七〇〕城郭上應有脩字。〔七一〕干，求也。〔七二〕不時度，無定時也。〔七三〕此惟字通雖。〔七四〕礪上之字，訓作與。〔七五〕乃其所，猶言固其宜也。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福，罪有應得也。〔七六〕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參耕之畝，即謂參耦耕之畝。言墓地之廣約三尺也。〔七七〕哭，喪之譌。從上之而字爲衍文。〔七八〕八狄，八種北狄之民族也。〔七九〕豈山，地名，不詳其處。〔八〇〕穀木，楮也。〔八一〕緘，棺束也。〔八二〕視，讀爲窆，棺下穴也。〔八三〕培，同坎，封，謂聚土爲墳也。言但將土壤滿墓穴，不再爲墳也。〔八四〕乘，謂往來其上也。〔八五〕七戎，當作犬戎。〔八六〕已，紀之借字。南已之市，南方紀邑之市也。〔八七〕綬，束也。〔八八〕土，度也。〔八九〕謂將埋葬所餘之土，聚之其上也。〔九〇〕此字衍文，下若字作如此解。〔九一〕大棺，棺之在表者也。中棺，棺之在內者也。〔九二〕闔，續之假字。革繡也。操，應作雜。周匝也。〔九三〕卽，當作既。〔九四〕鞅，頸繩也。〔九五〕擗，築也。塗，深道也。差，交互也。通，道之譌字。〔九六〕雖，與唯通。凡，積聚之義。〔九七〕毋，讀爲無。〔九八〕鄉，爲疑之省文。不久也。〔九九〕使下脫一法字。〔一〇〇〕請，與誠通。〔一〇一〕政，與正通。〔一〇二〕胡說，猶言何說。〔一〇三〕擇，與釋通。舍也。〔一〇四〕義，宜也。〔一〇五〕鞅，善愛切。〔一〇六〕爽，暎之譌。〔一〇七〕親戚，謂父母也。〔一〇八〕朽，朽之譌。朽，本作丹，音寡。別人肉而置其骨也。〔一〇九〕儀渠，四戎之一，在今甘肅省。〔一一〇〕燻上，謂煙火燻天也。〔一一一〕遐，遠也。登遐，猶言仙去也。〔一一二〕猶，已也。〔一一三〕中國上無有以字。〔一一四〕生利，謂生者之利益也。〔一一五〕死利，謂死者之利益也。〔一一六〕菹，同醇，裂縫也。〔一一七〕謂足以識其地也。〔一一八〕俾，猶依也。享取衣食之餘財，以飲助祭祀也。〔一一九〕謂，請之譌。請，與誠通。謂中心誠欲爲仁義也。〔一二〇〕者此，當作此者。

二〇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二〕。共相儆戒〔三〕。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四〕。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五〕。焉而晏日〔六〕。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七〕。明必見之〔八〕。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九〕。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以欲也。我爲天之所以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一〇〕。我欲福祿。而惡禍祟〔一一〕。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一二〕。無從下之政上〔一三〕。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一四〕。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一五〕。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一六〕。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

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二七〕。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二八〕。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二九〕。故莫不犧牛羊〔三〇〕。豢犬彘〔三一〕。潔爲粢盛酒醴〔三二〕。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三三〕。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三四〕。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三五〕。當天意而不可不順〔三六〕。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三七〕。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三八〕。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三九〕。傳稱其善方施天下〔四〇〕。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四一〕。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四二〕。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四三〕。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殄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四四〕。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四五〕。莫不犧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四六〕。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一七〕·然義政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一八〕·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做賤·多詐者不欺愚〔一九〕·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二〇〕·行反此·猶倖馳也〔二一〕·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做賤·多詐欺愚〔二二〕·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二三〕·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二四〕·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二五〕·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注釋】〔一〕所·猶可也·下同·〔二〕親戚·即父母也·所知識·所相知交誼之人也·〔三〕敵·譬也·〔四〕惡·讀平聲·〔五〕言字爲衍文·日·當爲曰·〔六〕焉·猶於也·而·猶此也·晏·天清也·〔七〕可字衍文·門·冥也·

〔八〕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冥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九〕之下脫士字·君子下脫之於二字·全句應作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一〇〕則下脫我字·應增·〔一一〕此下脫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十五字·〔一二〕政·

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一三〕之·猶而也·下句同·〔一四〕次·古恣字·恣已·猶言擅自·〔一五〕將軍大夫·即卿大夫也·〔一六〕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一七〕知下應有之字·〔一八〕得之·應作之得·一曰·之字應

在知字下·〔一九〕言爲天下之百姓說明之也·〔二〇〕犧·即芻字·以草食飼牛羊也·〔二一〕象·以穀食飼犬豕也·

〔二二〕棗盛·祭品也·黍稷曰棗·在器曰盛·〔二三〕下字·所字·求字·者字皆衍文·應作我未嘗聞天之祈福於天子也·〔二四〕窮·極也·下句同·〔二五〕於·當作欲·〔二六〕當·對于也·〔二七〕賞下應有者字·〔二八〕之·於也·猶

言對於也。〔二四〕業下當有延字。〔二五〕方。古通旁。溥也。言普遍于天下也。〔二六〕得其。應作其得。〔二七〕鬼下當有神字。〔二八〕賤。賊之誤。害也。〔二九〕明。利字之譌。下句同。〔三〇〕粒食。猶言穀食。〔三一〕色。當作邑。邑人。猶言下民。〔三二〕力政。以力相制也。〔三三〕暴。奪也。〔三四〕多下脫者不暴寡四字。多者不暴寡。自爲句。〔三五〕非。猶背也。〔三六〕倖。僻之譌。僻。同并。相背也。〔三七〕多下脫者暴寡三字。多者暴寡。自爲句。〔三八〕詐下脫者字。〔三九〕志。意也。天志。謂當體承天之意志。實行兼愛交利也。〔四〇〕圓。圓也。名詞用圓。形容詞用圓。〔四一〕大。當作去。相。當作其。其。通蒸。極也。

二二 天志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一〕。何以知義之善政也。〔二〕。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三〕。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四〕。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五〕。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明天明不解之道。

也〔一〕。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二〕。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三〕。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四〕。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五〕。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六〕。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此而已〔七〕。欲人之有力相營〔八〕。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九〕。諸侯之冤不興矣〔一〇〕。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一一〕。持養其萬民〔一二〕。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一三〕。率而光施之天下〔一四〕。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一五〕。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一六〕。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一七〕。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一八〕。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一九〕。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二〇〕。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祟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二一〕。以求興天下之

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三七〕。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三八〕。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三九〕。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櫛遂萬物以利之〔四〇〕。若豪之末〔四一〕。非天之所謂也〔四二〕。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四三〕。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四四〕。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夏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四五〕。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四六〕。爲王公諸伯〔四七〕。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四八〕。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四九〕。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五〇〕。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五一〕。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櫛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五二〕。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五三〕。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五四〕。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五五〕。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五六〕。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

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皇」。不大聲以色「皇」。不長夏以革「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皇」。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爲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做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皇」。紂越厥夷居「皇」。不冒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皇」。乃曰吾有命。無廢億務「皇」。天下「皇」。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皇」。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皇」。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皇」。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

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六〕。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七〕。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八〕。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九〕。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十〕。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注釋】〔一〕善。言字之譌。下同。政。正也。〔二〕善政上脫一爲字。下同。〔三〕然後下當脫貴且知者四字。〔四〕貴下當有於字。下句同。〔五〕倘。當爲礪。礪。同確。言確然可明知之也。〔六〕馴。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使不解者知之也。〔七〕出。應作土。臨君。猶言君臨也。〔八〕貴下亦應有且字。夫。通作子。〔九〕實。通情。誠也。〔十〕慎。應作順。下同。〔一一〕之下當有意字。〔一二〕止上應有不字。〔一三〕營。經營也。〔一四〕撓。交之借音字。〔一五〕寬。當讀爲怨。仇隙也。〔一六〕言使飢者得食。勞者得息也。〔一七〕持養。保養也。〔一八〕毋。語詞。〔一九〕光。與廣通。〔二〇〕便。安也。〔二一〕慎。當作順。〔二二〕天下子字衍文。當作且夫天之有天下也。〔二三〕辟。同譬。〔二四〕臣國。當作國臣。〔二五〕已。同以字。〔二六〕辟。同避字。〔二七〕孰。同熟。〔二八〕戾。通厲字。俗作厲。〔二九〕與。同舉。〔三〇〕擗。擊也。〔三一〕豪。毫之正字。〔三二〕謂。當作爲。非上應有莫字或無字。〔三三〕否。后字之譌。后。讀爲厚。〔三四〕駟上脫以字。駟。屬之譌。屬。歷也。〔三五〕雷。當作震。震。同隕。降霖也。〔三六〕司。讀如何。〔三七〕請伯。當作侯伯。〔三八〕賊。賦字之譌。言賦斂金木鳥獸而用之也。〔三九〕卑。同痺。盡也。〔四〇〕子求。乎其之譌。言其子長而不報其父之恩也。〔四一〕與。同舉。〔四二〕非上亦應有無字。爲下應

有也字。〔四〕否，后之譌，讀爲厚。〔四〕不上應有殺字。〔五〕句首天字當作夫，胡說，猶何說也。〔六〕香下脫之所二字。〔七〕皇矣，詩大雅篇名。〔八〕懷，歸也。〔九〕言不增大其聲與色也。〔十〕夏，諸夏也。革，更也。言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也。〔十一〕言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惟知順天之法則而行之也。〔十二〕留而，應作而留，留，智字之譌，智，知也。〔十三〕大誓，卽秦誓，尙書篇名。上之字衍文。〔十四〕夷居，僑燧也。〔十五〕祗，祗之譌。〔十六〕無廖僂務，當作無僂其務，言不勤力其事也。〔十七〕二字衍文。〔十八〕縱，弃也。葆，同保。〔十九〕謂，得之譌。〔二十〕天之，當作天志。〔二十一〕天之意，亦當作天志。〔二十二〕爲上脫之字。〔二十三〕意行之意衍文。〔二十四〕意，當作行。〔二十五〕儀，亦法也，謂法度也。

二二二 天志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一〕。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二〕，將猶有異家〔三〕，所以避逃之者〔四〕，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五〕。今人處若國得罪〔六〕，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七〕。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八〕。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九〕。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

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一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一一〕。有天子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一二〕。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一三〕。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犧絜其牛羊犬豕。潔爲黍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一四〕。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一五〕。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一六〕。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一七〕。誰爲知〔一八〕。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一九〕。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二〇〕。皆擗絜其牛羊犬豕。潔爲黍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二一〕。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二二〕。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二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二四〕。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二五〕。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二六〕。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二七〕。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

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三六〕。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三七〕。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三八〕。名之曰失王〔三九〕。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四〇〕。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四一〕。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四二〕。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四三〕。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四四〕。寬者然曰〔四五〕。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四六〕。比列其舟車之卒。

以攻罰無罪之國〔三九〕。入其溝境〔四〇〕。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四一〕。以御其溝池。〔四二〕。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四三〕。民之格者〔四四〕。則剝拔之〔四五〕。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四六〕。大夫以爲僕圉〔四七〕。尙靡〔四八〕。婦人以爲舂曾〔四九〕。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其皮幣〔五〇〕。發其總處〔五一〕。使人饗賀焉〔五二〕。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五三〕。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五四〕。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五五〕。視吾先君之法美〔五六〕。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五七〕。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五八〕。已非其有所取之故〔五九〕。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六〇〕。扭格人之子女者乎〔六一〕。與角人之府庫〔六二〕。竊人之金玉蚤彘者乎〔六三〕。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彘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六四〕。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六五〕。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彘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六六〕。故子墨子言曰。是責我者〔六七〕。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六八〕。今有人於此。少而示

之黑。謂之黑〔六〕。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七〕。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七〕。今王公大人之政也〔七〕。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八〕。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九〕。此豈有異。賁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十〕。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十一〕。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十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十三〕。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十四〕。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十五〕。

【注釋】〔一〕說。謂亂之原因也。〔二〕處人之家。當作人之處家。〔三〕處若家。當作若處家。〔四〕所以。可以也。者下當有矣字。〔五〕有。當作可。〔六〕處若國。當作若處國。〔七〕所以。可以也。下同。〔八〕極。通敵。極戒。敵戒也。〔九〕知下當有小物則知之五字。〔十〕次。讀爲恣。下同。〔十一〕政。正通。〔十二〕天正。當作天之正天子。〔十三〕下。降也。禍福。當作禍崇。〔十四〕祠。通祀。〔十五〕禮下當有祠字。〔十六〕重且貴。當作貴且知。〔十七〕曰字譌文。此處脫誰爲貴一句。〔十八〕下脫曰天爲貴四字。〔十九〕食。謂享受其賦稅物產也。〔二十〕靈。虛字之譌。〔二十一〕今是。與今夫義同。〔二十二〕越下當脫之四境之內五字。〔二十三〕物。當作此。〔二十四〕國字衍文。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不辜。不當其罪也。〔二十五〕不辜。當作不祥。〔二十六〕別。讀爲編。〔二十七〕下之字衍文。〔二十八〕以下當脫爲民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之廢也二十八字。法。卽廢也。〔二十九〕云。子粉切。有所失也。〔三十〕賁。當作者。廢。止也。〔三十一〕失王。當作暴王。〔三十二〕之。當作天。〔三十三〕天之。卽天志。〔三十四〕方圍上有知字。〔三十五〕天之。亦卽天志。〔三十六〕知爲衍文。氏。讀爲是。今是。猶今夫也。〔三十七〕者字衍

文。寬。爲寬之借字。聲義並與謹同。言今大國之君皆奮然爭持攻國之論也。〔五八〕差論。皆選也。蚤。當作爪。〔五九〕罰。當作伐。〔六〇〕濞境。當作邊境。〔六一〕殘。毀也。〔六二〕御。當作抑。抑。運也。〔六三〕轅。當作轅。牲。或牲。牲。〔六四〕格。門也。此指反抗者。〔六五〕劬拔。剝殺之譌。〔六六〕係。當作係。縛結也。〔六七〕大。當作丈。圍。養馬之人。〔六八〕背。皆刑徒役作之名。〔六九〕酌。通酒。此謂掌酒之人。〔七〇〕有。讀爲又。〔七一〕認。當作徒。徒。步也。遞。傳車也。〔七二〕響。讀爲享。獻也。〔七三〕有。讀爲狗。〔七四〕後子。嗣子也。〔七五〕當。讀爲嘗。試也。庫上當有府字。〔七六〕美。當爲義。〔七七〕圍。當作圖。〔七八〕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七九〕此句當作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已。以同。〔八〇〕於字衍文。〔八一〕担。同。五指俱往交取也。格。拘執也。〔八二〕角。穴字之譌。〔八三〕蚤。當作布。布。即縲之借字。帛也。〔八四〕牛馬下脫者與入人之場。圍竊人之十字。〔八五〕格上脫祖字。〔八六〕自。自以爲義也。〔八七〕賈我。當作勢。勢。亂也。〔八八〕費。亦當作勢。辯。別也。〔八九〕之字衍文。〔九〇〕多。嘗下亦應有之甘二字。〔九一〕其字亦衍文。〔九二〕政上常有爲字。〔九三〕此三字。不可解。疑爲衍文。〔九四〕文。當作大。〔九五〕置。立也。天之。猶天志。〔九六〕大夏。即大雅。古夏雅二字通。下文見大雅皇兮篇。〔九七〕夏。諸夏也。革。更也。謂變更王法也。〔九八〕語。當爲語。也字衍文。〔九九〕當。對於也。〔一〇〇〕經。常道也。

一二三 明鬼下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一〕。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二〕。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三〕。正長之不強於聽治。〔四〕。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五〕。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六〕。奪人車馬

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僭濫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

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三〕。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

〔四〕。使若國家蕃昌。〔五〕。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六〕。曰。子爲句芒。

〔七〕。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八〕。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

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

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九〕。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十〕。宋之有桑林。

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十一〕。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十二〕。莊子儀荷朱杖

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

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十三〕。有臣曰衞觀。〔十四〕。固嘗從事於厲

〔十五〕。侏子杖揖出。〔十六〕。與言曰。觀。〔十七〕。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

之不全肥。〔十八〕。春秋冬夏選失時。〔十九〕。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二十〕。觀曰。鮑幼弱。在

荷纆之中。〔二十一〕。鮑何與識焉。官臣觀。〔二十二〕。特爲之。〔二十三〕。侏子舉揖而棄之。〔二十四〕。殪之壇上。當是

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

〔二十五〕。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

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二十六〕。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二十七〕。

齊君由謙殺之。〔二十八〕。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

諾。於是泔血。〔二十九〕。搃羊而漉其血。〔三十〕。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

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禱。〔三十一〕。神之而棄之。〔三十二〕。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

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一〕。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慴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二〕。施行不可以不董〔三〕。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四〕。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五〕。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六〕。子墨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七〕。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八〕。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九〕。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一〇〕。曰。使親者受內祀〔一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一二〕。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一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一四〕。其賞也必於祖〔一五〕。其僇也必於社〔一六〕。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一七〕。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一八〕。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一九〕。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二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敢位〔二一〕。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二二〕。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倬毛〔二三〕。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二四〕。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二五〕。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二六〕。故曰。官府選効〔二七〕。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二八〕。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二九〕。其務鬼神厚矣〔三〇〕。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三一〕。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三二〕。不能敬若以取羊〔三三〕。

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〇〕。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一一〕。重有重之〔一二〕。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一三〕。亦何書之有哉〔一四〕。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一五〕。大雅曰。文王在上〔一六〕。於昭于天〔一七〕。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一八〕。有周不顯〔一九〕。帝命不時〔二〇〕。文王陟降〔二一〕。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二二〕。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二三〕。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二四〕。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二五〕。允及飛鳥〔二六〕。莫不比方〔二七〕。矧佳人面〔二八〕。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二九〕。佳天下之合〔三〇〕。下土之葆〔三一〕。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三二〕。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三三〕。且禹書獨鬼〔三四〕。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三五〕。大戰于甘〔三六〕。王乃命左右六人〔三七〕。下聽誓于中軍〔三八〕。曰。有扈氏威侮五行〔三九〕。怠棄三正〔四〇〕。天用勦絕其命。有曰〔四一〕。日中〔四二〕。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四三〕。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四四〕。予共行天之罰也〔四五〕。左不共于左〔四六〕。右不共于右〔四七〕。若不共命〔四八〕。御非爾馬之政〔四九〕。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五〇〕。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書夏書〔五一〕。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五二〕。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

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三三〕。吉日丁卯〔三四〕。周代祝社方〔三五〕。歲于社者。考〔三六〕。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三七〕。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三八〕。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三九〕。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四〇〕。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四一〕。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富貴衆強〔四二〕。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誦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四三〕。元山帝行〔四四〕。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四五〕。湯以車九兩〔四六〕。烏陳雁行。湯乘大贊〔四七〕。犯遂下衆〔四八〕。人之螭遂〔四九〕。王乎〔五〇〕。禽推哆大戲〔五一〕。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戲。主別兇虎〔五二〕。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五三〕。然不能以此困鬼神之誅〔五四〕。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誦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五五〕。播棄黎老〔五六〕。賊誅孩子。楚毒無罪〔五七〕。刳剔孕婦〔五八〕。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五九〕。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六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六一〕。先庶國節窺戎〔六二〕。與般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六三〕。衆畔百走〔六四〕。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六五〕。折紂而繫之赤環

〔二六〕。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二七〕。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困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二八〕。得璣無小〔二九〕。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三〇〕。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三一〕。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三二〕。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三三〕。非他也。有天鬼〔三四〕。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三五〕。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姐也〔三六〕。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三七〕。是得其父母姐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三八〕。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三九〕。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四〇〕。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其飲食之〔四一〕。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驢聚衆。取親於鄉里〔四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四三〕。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四四〕。其所得者臣將何哉〔四五〕。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四六〕。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驢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四七〕。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四八〕。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四九〕。聖王之道也。

【注釋】〔一〕正。同征。力正。以力強得正也。〔二〕是以。猶此因也。存。在也。〔三〕弟。通悌。友愛也。長。

敬長也。〔四〕強·勉力也。〔五〕賤人·平民也。〔六〕退·當爲迓字之譌·迓·與禦通·禁也·率徑·當讀爲術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七〕借·通皆·若字衍文。〔八〕執無鬼者·猶言主殺無鬼論者。〔九〕之人二字不當有。〔一〇〕當·對於也。〔一一〕以爲二字衍文·明察上當有不字·此·猶之也。〔一二〕亡·古無字·儀·例也。〔一三〕請·誠也·惑·與或通·本句下脫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九字。〔一四〕嘗·試也。〔一五〕不辜·不以罪也。〔一六〕其下脫後字。〔一七〕田·與佃通·獵也·園田·地名。〔一八〕朱衣冠·韋弁服也·有兵事衣之。〔一九〕射入·當作射之。〔二〇〕燈·仆也。〔二一〕發·弓衣也。〔二二〕著·記述也·春秋·史之通稱·事見國語晉語。〔二三〕誓·戎也。〔二四〕借·與措通·利也·遊·速之古字。〔二五〕若·此也。〔二六〕鄭穆公·當作秦穆公·下同。〔二七〕而左·當作人面。〔二八〕三絕·當作玄純·黑絲也。〔二九〕女·與汝同。〔三〇〕錫·賜也。〔三一〕若·汝也。〔三二〕明·同名字。〔三三〕句芒·司春之神。〔三四〕籟·例也。〔三五〕祖·澤名·馳祖·爲田獵而馳迷于祖澤也。〔三六〕當·如也。之下當有有字。〔三七〕屬·聚也。〔三八〕祖塗·祖澤之途也。〔三九〕宋文君鮑·當作宋公鮑。〔四〇〕而·視之譌·以官名爲姓·觀率·亦作射姑·人名。〔四一〕固字衍文·厲·神祠也。〔四二〕誅·之俞切·呪詛也·言神憑于視身而責也·揖·與楫同字·通借爲翌·鐘鼓龔上之飾也。〔四三〕全·同輪字·純色也。〔四四〕夏下當有之字·選·獻也·謂祭祀。〔四五〕意·與抑同。〔四六〕荷·負也·襁·負兒衣也。〔四七〕官臣·守官之臣·猶言司此職者也。〔四八〕楫·敲之假音字。〔四九〕諸·亦凡也。〔五〇〕王里國下當有一與字。〔五一〕斷·決也。〔五二〕由·與猶同·欲也·謙·與兼同。〔五三〕泚·掘之借字·漣·坎也。〔五四〕摠·卽到字·刎頸也·澆·澆字之譌。〔五五〕統·當讀爲跳·謂跳儻也。〔五六〕上之字訓作往·彙·敲也·言爲羊所觸蹶·神乃往敲之也。〔五七〕請品·當作請呪·先·矢之譌·誓也·請·與情通·實也。〔五八〕有·在也·毋·與無同。〔五九〕董·董字之譌·董·借爲謹·慎也。〔六〇〕請·與情通·下同。〔六一〕高·尙之譌·下脫士字·尙士·猶上士也。〔六二〕有·讀爲又·復·厚也·衆之·當作衆人。〔六三〕衆

下脫一人字。〔六四〕故。通作夫。於此乎。猶言於是乎。此。與是通。〔六五〕姑。試也。〔六六〕言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六七〕親者。謂同姓之國。受內祀。謂得立祖王廟。如魯以周公之故。得主文王廟是也。〔六八〕故。亦通夫。〔六九〕何祭分。言何必分其祭也。〔七〇〕故。通古。〔七一〕祖。祖廟也。〔七二〕僂。通戮。〔七三〕分之均。謂頒賞均平無偏也。〔七四〕聽。聽訟也。中。允當也。〔七五〕且惟。猶且夫。〔七六〕正。中也。壇。高地也。〔七七〕敢位。當作叢社。謂建神社於草木脩茂之所也。〔七八〕祝。太祝。宗。宗伯也。〔七九〕勝字衍文。賙。音突。肥滿也。倅。與粹通。毛色純也。〔八〇〕黃。熟也。〔八一〕與歲上下。謂以歲之豐歉。定祭品之厚薄也。〔八二〕木句句首故字。讀爲固。〔八三〕選。讀爲饌。且也。効。俗效字。亦具也。〔八四〕昔。平昔也。言不與平時所畜犧牲同羣也。〔八五〕爲下脫一有字。〔八六〕務。事也。〔八七〕成。或字之譌。〔八八〕有。讀爲猶。〔八九〕君。讀若威。羊。祥也。〔九〇〕聖人。當作慎無。慎。猶誠也。〔九一〕句上應有不字。語數。應言也。〔九二〕有。與又同。〔九三〕有。亦與又同。〔九四〕有之。當作之有。〔九五〕周書。詩也。古者詩書常互稱。〔九六〕在上。在民上也。〔九七〕上於字。嘆美之辭。昭。見也。謂其德著見於天也。〔九八〕言周雖非新建之邦。至文王而始受天命爲天子也。〔九九〕有周。周也。意謂周有天下也。顯。光也。〔一〇〇〕時。是也。〔一〇一〕陟降。猶言登遐。謂文王死後登天。常在天帝之左右也。〔一〇二〕穆穆。深遠之意。問。與聞同。名也。謂穆穆之文王。令名必永垂不朽也。〔一〇三〕鬼。謂主張有鬼也。下句同。〔一〇四〕不鬼。不言有鬼也。〔一〇五〕貞。征之借字。活動之意。〔一〇六〕尤。與以通。〔一〇七〕比。順也。方。道也。〔一〇八〕佳。古惟字。人面。猶言人類。〔一〇九〕共。讀爲恭。尤。誠也。〔一一〇〕佳。亦古惟字。〔一一一〕葆。與保通。守也。安也。〔一一二〕佐謀。應作謀佐。〔一一三〕商周。應作商書。〔一一四〕禹書。當作商書。〔一一五〕禹誓。見尙書甘誓篇。〔一一六〕甘。水名。在今陝西鄜縣。〔一一七〕六人。即六卿。六軍之將也。〔一一八〕下。下車也。中軍。王爲中軍。〔一一九〕有寇。國名。在甘水之上。威侮。威虐侮慢也。〔一二〇〕三正。天地人也。〔一二一〕有。讀爲又。

「二三」言有屈氏自以爲吾之有天下，如日之方中，不可滅也。「二三」且，通噉。「三四」葆，通爲伴。「三五」共，與
 同。「三六」左，車左，主射之士，不共，玩忽所職也。「三七」右，車右，主執戈以退敵者。「三八」若，汝也，
 不共命，玩忽所命也。「三九」政，正也。「四〇」事，當爲裏之誤，裏，中也。「四一」尙書，應作尙者，尙，同
 上，與下句次字相應。「四二」有，讀爲又。「四三」於古曰，言在古時曾有此言也。「四四」卯，卯之譌，卯，古酉
 字。「四五」周，當作用，視，視之譌，社，土地之神，方，四方之神。「四六」社者，應作祖若，若，及也，言泰歲
 時之祭于祖及考也。「四七」嘗，當作當，若，此也，如，通而。「四八」此句爲衍文。「四九」退，亦當爲逐，逐，
 與禦通，禁也，下同。「五〇」此二十一字皆衍文，當刪。「五一」開，按本篇上文，當爲問。「五二」恃，當作爲，
 「五三」詳，讀爲佯，詐也。「五四」行，當爲祀，蓋謂伐郊壇社樹也。「五五」於此乎，猶於是乎，至，與致同，
 「五六」九，下當增十字，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五七」乘，升也，大贊，地名。「五八」遂，逐之譌，下，當
 作夏。「五九」螭，當作郊。「六〇」王乎，猶言王於是乎也。「六一」哆，當作移，戲，當作犧，牛也，桀力大，能
 推移大牛，故以爲號。「六二」主別，謂職主辨別兕虎之類，驅之作戰也。「六三」侯，維也。「六四」固，與禦通，
 「六五」傲，應作殺。「六六」播，亦棄也，黎，與耆通，亦老也。「六七」楚毒，當作焚炙，燒也，蓋謂炮烙之刑，
 「六八」剗，剗剗也。「六九」號，憂聲也。「七〇」於此，猶於是，至，同致字。「七一」虎賁，勇士也。「七二」
 節，爲卽之假借字，窺戎，觀兵也。「七三」中，讀爲仲，費仲，惡來，皆紂之佞臣。「七四」百，自字之譌。「七五」
 年，爲人之假借字，梓，爲宰之假借字，株，爲誅之借字，言萬民爭殺紂也。「七六」折，斷其首也。「七七」寡，當
 作畫。「七八」禽艾，逸書篇名。「七九」得職，古通德幾。「八〇」無小，無論若何之小也。「八一」無大，無論若何
 之大也。「八二」忠，當作中，言于視無利，而于子有害也。「八三」上之字，猶至也，古之今，謂自古至今也，
 「八四」鬼下當有神字。「八五」陳物，謂故事常理也。「八六」而，猶則也，娘，女子先生者也。「八七」請，讀爲誠，

「二七」請，亦讀爲誠，亡，同無。「二九」自，當作且。「二〇」句上應有非字。「二二」如，與而通。「二二」親，歡愛之意。「二三」共，奉也。「二四」愛，吝也。「二五」臣，當改固。「二六」爲上當應有欲字。「二七」若神有，當作若鬼神誠有。「二八」弟兄，當作兄姪。「二九」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

二四 非樂上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一」。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二」。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三」。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四」。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五」。以爲不美也。非以擣黍煎炙之味「六」。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七」。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八」。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接潦水「九」。拆壤垣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一〇」。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一一」。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一二」。小人休其肩背焉「一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一四」。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一五」。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一六」。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一七」。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一八」。

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二五〕。卽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二六〕。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賤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二七〕。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二八〕。鍾。猶是延鼎也〔二九〕。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三〇〕。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三一〕。將必不使老與遲者〔三二〕。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三三〕。聲不和調。明不轉朴〔三四〕。將必使當年〔三五〕。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三六〕。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三七〕。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三八〕。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三九〕。與君子聽之。廢君子之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與樂萬〔四〇〕。萬人不可衣短褐〔四一〕。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四二〕。醜羸不足觀也〔四三〕。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四四〕。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四五〕。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四六〕。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裳。因其蹄蚤以爲絳屨〔四七〕。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

使雄不耕稼樹藝〔三〕。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四〕。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五〕。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賣其思慮之智〔六〕。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七〕。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八〕。細布縵〔九〕。此其分事也。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一〇〕。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一一〕。不足〔一二〕。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夙興夜寐而〔一三〕。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一四〕。廢國家之從事〔一五〕。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一六〕。其刑君子出絲二衛〔一七〕。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一八〕。乃言曰。嗚呼。舞佯佯〔一九〕。黃言孔章〔二〇〕。上帝弗常〔二一〕。九有以亡〔二二〕。上帝不順。降之百殍〔二三〕。其家必壞喪〔二四〕。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二五〕。啓乃淫溢康樂〔二六〕。野于飲食〔二七〕。將將銘〔二八〕。苴馨以力〔二九〕。淇濁于酒〔三〇〕。淪食于野〔三一〕。萬舞翼翼〔三二〕。章聞于大〔三三〕。天用弗式〔三四〕。故上者天鬼弗戒〔三五〕。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

【壹】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注釋】「仁之事者，當作仁者之事，或仁人之所以爲事者，事，政事也。」

「度，計也。」

「虧，損也。」

【四】鍾，古鐘字。【五】準，字衍文。【六】擗，同芻，謂牛羊也。象，謂犬豕也。【七】濶，深也。野，卽字字。

【八】雖，與唯同。無，同毋。語詞。【九】指，與抔通。以手掬之也。折，讀爲適。壤，柔土也。坦，當作埴，黏土

也。【一〇】措斂，與籍斂同。稅收也。【一一】惡許，猶言何所。【一二】息其足，謂免徒行也。【一三】休其肩背，謂免

于負荷也。【一四】予人以物曰濟。此言人民出財物以供國家造舟車之用也。【一五】中，得也。【一六】然，如此也。

【一七】卽，與則同。當，通嘗字。試也。撞，擊也。【一八】揚，舞也。干，盾類。戚，斧類。二者皆舞人所執。【一九】

安，猶於量也。【二〇】意，通作抑。意舍此，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他事也。【二一】我下脫以爲二字。【二二】惟，通

唯。唯，毋。皆語詞。【二三】廷，讀爲挺。挺鼎，鑄鼎之土型。謂鍾虡而勿擊，則猶之挺鼎也。【二四】形，猶乎也。

【二五】惟勿，猶言唯毋。皆語詞。【二六】遲，通作稚。【二七】舉，疾也。【二八】明，與眉通。朴，當作利。【二九】當

年，壯年也。【三〇】惟毋，應作唯毋。語詞。【三一】時，財之譌。拊，擊也。拊樂，謂奏樂也。【三二】大人上應有王

公二字。總然，猶肅然。【三三】不，猶否。言與之共聽者，非賤人，卽君子也。【三四】萬，卽萬舞。舞之一種。樂

萬，猶言樂舞。【三五】萬人，猶言舞人。褐，粗布衣也。【三六】從容，舉動也。【三七】醜羸二字爲衍文。【三八】掌，

通常字。下同。【三九】唯無，猶唯毋。語詞。【四〇】蚤，與飛通。貞，與征通。蠢動也。【四一】蚤，爲爪之借字。

袴，卽袴之正文。黻衣也。【四二】唯，與雖通。【四三】然，猶然則也。分，讀如職分之分。分事，職分內應爲之事

也。【四四】蚤，同早字。【四五】賈，與殫通。盡也。【四六】升，當作叔。叔，與菽同。豆也。【四七】緒，與學同。

【四八】緇，織也。縻，當改緇。音早。縻也。下同。【四九】說，與悅同。【五〇】升，亦當作叔。同菽。【五一】不足上脫

是故叔粟四字。【五二】不必能，當作必不能。【五三】下句中而廢二字，當在本句孰爲之下。【五四】國家，當作賤人。

〔五〕巫，以舞降神，爲人祈禱者，巫風，謂其行動有類于巫也。〔六〕衛，與緯通，一曰，當爲衛，衛，與逐通，逐，古量名。〔七〕否似，當作倍以，伯，同帛字，徑，當作經。〔八〕洋洋，當作洋洋，舞樂之形容。〔九〕黃，同簧，言，當作音，孔，甚也，章，明也。〔十〕常，古通尙，尙，佑也，謂上帝弗佑助之也。〔十一〕九有，九州也。〔十二〕舜，古煥字。〔十三〕懷，與壞通。〔十四〕武觀，亦稱五觀，逸書篇名。〔十五〕啓，禹子啓也，溢，同佚。〔十六〕野於飲食，謂飲食似野人也。〔十七〕將將，與鏘鏘通，鏘，當作鏘鏘，作樂聲也。〔十八〕覓，與甕通，力，當作方，方，猶併也，謂甕甕併作也。〔十九〕滿濁，猶言沈濁，言飲酒無度也。〔二十〕淪，爲偷之假借字，苟且也。〔二十一〕翼翼，通奕奕，閑也。〔二十二〕大，天字之譌。〔二十三〕用，以也，式，法也，言天以爲不法也。〔二十四〕戒，式之譌。〔二十五〕當在，猶言對于也。

二五 非命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一〕，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二〕，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三〕，上以說王公大人，〔四〕，下以駟百姓之從事，〔五〕，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六〕，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七〕，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八〕，而立朝夕者也，〔九〕，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十〕，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十一〕，有原之者，〔十二〕，有用之者，〔十三〕，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

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二二〕。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二三〕。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二四〕。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二五〕。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尙觀於先王之書〔二六〕。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二七〕。憲也〔二八〕。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二九〕。而禍不可諱〔三〇〕。敬無益暴無傷者乎〔三一〕。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三二〕。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三三〕。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三四〕。而五者是也〔三五〕。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三六〕。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三七〕。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諱也〔三八〕。說百姓之諱者〔三九〕。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四〇〕。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四一〕。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四二〕。絕長繼短〔四三〕。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四四〕。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四五〕。而王天下。政諸侯〔四六〕。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四七〕。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四八〕。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四九〕。處而願之曰〔五〇〕。奈何乎使文王之

地及我〔五一〕。吾則吾利〔五二〕。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

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墨」。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墨」。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墨」。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墨」。出則弟長於鄉里「墨」。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墨」。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墨」。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墨」。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墨」。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墨」。而暴人之道也。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墨」。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墨」。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墨」。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墨」。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墨」。布命于下。帝伐之惡「墨」。龔喪厥師「墨」。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墨」。紂夷處「墨」。不冒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不祀「墨」。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墨」。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墨」。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

之士「究」，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究」。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老」，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老」，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注釋】「一」本，爲政之本也。「二」執，持也。執有命者，謂主張有命運者也。此指儒家。「三」命，謂命所注定也。「四」說，與悅同，惑也。「五」組，阻之假音字。「六」當，對於也。「七」必上當有言字。「八」運，轉也。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九」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二句言立于圓轉物之上以正東西，必不可得也。「一〇」三表，三法也。「一一」本，考其本始也。「一二」原，與譎通，斷，度也。謂察度其事故也。「一三」用，實驗之也。「一四」廢，讀爲發。「一五」有下益字衍文。「一六」嘗，試也。尙，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則何不試上觀于古代聖王之事乎。「一七」淵，變也。「一八」益，蓋字之譌。「一九」出國家，自國家發出也。「二〇」憲，法也。「二一」請，所求也。「二二」諱，當讀爲遠，遠，猶避也。「二三」敬無益，言雖爲敬，無使之得益者也。暴無傷，言雖爲暴，亦無使之傷害者也。「二四」誓，謂立誓使受約束也。「二五」當，尙字之譌。驢，盡字之譌。「二六」大方，卽大較也。言大約計數之也。「二七」五，當爲三，卽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也。「二八」雖，通唯，唯毋皆語詞。「二九」錯，廢也。「三〇」諱，讀爲悻，憂也。「三一」說，同悅也。言以百姓之憂爲悅也。「三二」欲義，當作義人。「三三」幹，本也。幹主，猶言宗主也。「三四」湯，非商湯之湯，亳，古國名，其王亦名湯，爲秦所滅，地在今陝西長安縣南。「三五」絕長繼短，猶言損有餘以補不足也。「三六」移，通侈，有餘也。「三七」言未及其歿世也。「三八」政，通正，正，猶長也。「三九」岐周，周之舊邑，在岐山下。「四〇」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移，亦通侈，有餘也。「四一」罷，讀如疲，謂乏于德義者，股肱不利者，殘疾之人也。「四二」願，猶求也。「四三」奈何乎，猶言知之何。「四四」則上言字。

登上利字，並衍文。〔四〕鄉，同彙，不久也。〔與〕用，由也，因也。〔聖〕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只〕親戚，父母也。〔四〕弟長，猶言敬愛也。〔五〕辨，別也。〔五〕崩，字爲倍之假字，倍，與背同，亦叛也。〔五〕不，與非同義，言非因暴而別也。或曰，以上十三字當爲衍文。〔五〕或以爲此十三字亦衍文。〔五〕良，長字之譌。〔五〕持，當作特，直也。〔五〕從事不疾，猶今言服務不努力也。〔五〕若，當改昔。〔五〕塗，當作志，辟，邪僻也。〔五〕仲虺之告，尙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告，古文誥字。〔六〕人，謂桀也。〔六〕帝，上帝也，伐，式之譌，之，猶是也。〔六〕賢，用之假音字。〔六〕太誓，卽秦誓，亦尙書篇名。〔六〕夷處，平居也。〔六〕禍，當作遺，棄也，祀，通祇。〔六〕無廖排滿，當作毋勤其務，勤，齊力也。〔六〕葆，古保字。〔六〕句上應有下無以三字，綏，安也，可，能也。〔六〕將，當作持。〔七〕持，特之譌。〔七〕思，同中，衷也。

二六 非命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一〕，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三〕，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四〕，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五〕，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六〕，或以命爲亡〔七〕，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八〕，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九〕，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一〇〕，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一一〕，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

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二二}·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二三}·今夫有命者言曰^{二四}·我非作之後世也^{二五}·自昔三代之有若言以傳流矣^{二六}·今故先生對之^{二七}·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二八}·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二九}·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三〇}·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三一}·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三二}·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愼其心志之辟·外之毆聘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三三}·不曰^{三四}·我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三五}·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三六}·亦由此也^{三七}·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三八}·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三九}·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四〇}·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四一}·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四二}·而不冒事上帝·棄闕其

先神而不祀也〔三〕。曰我民有命。毋勦其務〔四〕。天不亦棄〔五〕。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六〕。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七〕。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八〕。且〔九〕。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十〕。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十一〕。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十二〕。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十三〕。當天有命者〔十四〕。不可不疾非也〔十五〕。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十六〕。是故子墨子非也〔十七〕。

【注釋】〔一〕山。爲也。〔二〕而。猶以也。義。同儀。法也。〔三〕員。猶運也。〔四〕情。實也。真也。〔五〕刑。下當有政字。〔六〕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七〕亡。通無。〔八〕情。實也。〔九〕然。則也。〔十〕皆下應有有字。〔十一〕而。以通。〔十二〕句首應有明字。〔十三〕亦。當作必。〔十四〕有命上脫一執字。〔十五〕言非在後世之我所作也。〔十六〕若。如此也。〔十七〕故。當爲胡。對。疑非字之誤。〔八〕志。卽識字。知也。〔九〕意。與抑同。亡。語詞。〔十〕桀。同傑。材過萬人者。〔十一〕以上十七字皆衍文。〔十二〕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當移于下文內沈于酒樂句下。虛。居宅無人也。廐。死而無後也。〔十三〕自必不能曰以下凡四十五字。當移于上文其力也之下。纆。糾之假字。辟。同僻。殿。同顯。聘。當作聘。網獸曰畢。射鳥曰弋。〔十四〕不曰。當作不肯曰。〔十五〕故。同固。〔十六〕窮。當作僞。〔十七〕由。與猶同。〔十八〕外下脫一之字。〔十九〕不能。亦當作不肯。〔二十〕繁飾。以繁辭修飾之也。〔二十一〕用下當有喪字。闕。厥之譌。〔二十二〕夷之。當作之夷。〔二十三〕闕。亦厥之譌。神下脫祇字。〔二十四〕毋勦其務。言毋勦力其事也。〔二十五〕不亦。亦也。〔二十六〕有於之有讀爲又。不國。當作百國。〔二十七〕命。今之譌。三下脫一代字。不。亦當作百。〔二十八〕此句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二十九〕且。當作曰。〔三十〕造言。造說言以惑衆也。〔三十一〕此句當作不自天降。自我得之。〔三十二〕言有命之說。爲暴王所創也。〔三十三〕辯。別也。〔三十四〕當。對子

也。天，當爲夫。有命者，主有命之人也。〔四〕疾，連也。〔五〕厚害，猶言大害也。〔六〕非下當有之字。

二七 非命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連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二〕。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三〕。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四〕。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五〕。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六〕。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七〕。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八〕。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九〕。然今夫有命者〔一〇〕。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一一〕。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一二〕。而從

其心意之辟〔三〕。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四〕。內湛於酒樂〔五〕。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六〕。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七〕。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八〕。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九〕。此皆疑衆遲樸〔一〇〕。先聖王之患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一一〕。禹之總德有之曰〔一二〕。允不著〔一三〕。惟天民不而葆〔一四〕。既防凶心〔一五〕。天加之咎〔一六〕。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一七〕。帝式是增〔一八〕。用爽厥師〔一九〕。彼用無爲有〔二〇〕。故謂矯〔二一〕。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二三〕。惡乎君子〔二四〕。天有顯德〔二五〕。其行甚章〔二六〕。爲鑑不遠〔二七〕。在彼殷王〔二八〕。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二九〕。九有以亡〔三〇〕。上帝不順。祝降其喪〔三一〕。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三二〕。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三三〕。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三四〕。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三五〕。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三六〕。而利其唇喉也〔三七〕。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三八〕。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拊布縵。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而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耘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注釋】「一」必。當作不。而。通以。必可而。不可以也。「二」辯。別也。「三」請。通情。實也。「四」屬。適也。「五」存。在也。下同。「六」問。與聞通。聲聞也。「七」命上當有其字。「八」功。與攻通。治也。「九」力上亦當有其字。「一〇」夫。當作執。「一一」若以說。當作以若說。「一二」於此乎。於是乎也。而。讀若能。「一三」辟。通僻。邪僻也。「一四」駭。騙之本字。「一五」馮。沈也。「一六」罷。窮不任事也。「一七」親戚。父母也。「一八」又。當作必。「一九」術。同述。窮人。即指上文罷不肖之民。「二〇」遇。當爲過。過。與愚同。愚。愚之也。機。機實之人。「二一」焉。於也。何書於存。猶云存於何書也。「二二」總總。逸書篇名。「二三」允。信也。著。讀爲着。順也。

【二四】民，當作命，而，同幫，葆，同保。【二五】既，死之假字，同無，既防內心，謂不自防止其內心也。【二六】昔，實也。【二七】於下之上，應有布命二字。【二八】式，用也，增，讀爲僧，惡也，謂上帝因是憎惡之也。【二九】爽，當作喪，師，衆也。【三〇】用無爲有，猶言將無作有也。【三一】矯，詐稱也。【三二】於去發，三字皆衍文，或曰，當作太子發。【三三】惡乎，猶言何者。【三四】有，與右通，右，祐也，顯德，有明德之人也。【三五】章，明也。【三六】鑑，戒也。【三七】殷王，謂紂也。【三八】常，讀爲尙，尙，重也。【三九】九有，九州也。【四〇】祝，斷也，言使之絕命而喪亡也。【四一】帝，商字之譌。【四二】去發，二字亦衍文。【四三】尙，與上通。【四四】皆無之，謂皆以命爲無也。【四五】惟，唯之譌。【四六】喉，嚙之略字，與吻同，口邊也。【四七】敢，下息字衍文。【四八】升字當作叔，與救同。【四九】綖，當作絲，緒，夢之假字。【五〇】捆，同縲，縲，當作縲，音早，縲也。【五一】雖，通唯，唯毋，語詞。【五二】賁，乃藉字之譌，藉若，猶言假如也。【五三】使，從也，不使，言不從其意也。【五四】待，與持通，持養，猶保養也。【五五】共，失之譌，耘，與損通，亦失也。【五六】者，下常有之字，言下脫不可不強非五字，與下也字自爲句，言主有命之說，不可不力非之也。【五七】人，當作仁。

二八 耕柱

子墨子怒耕柱子【一】，耕柱子曰：我毋侖於人乎【二】。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三】，駕驥與羊【四】，子將誰馭【五】。耕柱子曰：將馭驥也。子墨子曰：何故馭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六】，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七】。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八】：鬼神執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金折於山川【九】，而陶鑄之於昆吾【一〇】，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一一】，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一二】，不

炊而自烹〔三〕。不舉而自臧〔四〕。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五〕。乙又言兆之由〔六〕。曰。饜矣〔七〕。逢逢白雲〔八〕。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九鼎既成。遷於三國〔一〇〕。夏后氏失之。般人受之。般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一一〕。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一二〕。而鬼神智之〔一三〕。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頌問於子墨子曰〔一四〕。爲義孰爲大務〔一五〕。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一六〕。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一七〕。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一八〕。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一九〕。功皆未至〔二〇〕。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二一〕。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二二〕。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二三〕。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二四〕。食之三升〔二五〕。客之不厚〔二六〕。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二七〕。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八〕。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二九〕。毋幾何〔三〇〕。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三一〕。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三二〕。之爲義也〔三三〕。人不見而耶〔三四〕。鬼不見而富〔三五〕。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三六〕。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三七〕。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三八〕。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

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關〔一〕。惡有士而無關矣〔二〕。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四〕。而不智生木〔五〕。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六〕。隋侯之珠〔七〕。三棘六異〔八〕。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九〕。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十〕。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十一〕。而舊者新之〔十二〕。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十三〕。而舊者新是哉〔十四〕。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十五〕。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十六〕。以所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十七〕。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十八〕。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十九〕。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二十〕。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二十一〕。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二十二〕。子墨子使管黔漱游高石子於衛〔二十三〕。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二十四〕。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二十五〕。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二十六〕。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

「七」·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七」·古者周公旦非關叔「七」·辭三公·東處於商蓋
「八」·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
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九」·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
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十」·子墨子說「十一」·而召子禽
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十二」·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
「十三」·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
曰·先人有則「十四」·三而已矣「十五」·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
「十六」·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十七」·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十八」·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
「十九」·後之人求賞也「二十」·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二十一」·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
君子者「二十二」·古之善者不誅「二十三」·今也善者不作「二十四」·而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二十五」·
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二十六」·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二十七」·吾以
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二十八」·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
我不能兼愛·我愛鄰人於越人「二十九」·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
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三十」·擊我則疾「三十一」·擊彼則不疾·於我「三十二」·
我何故疾者之不拂「三十三」·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三十四」·無殺我以利「三十五」·子墨子
曰·子之義將匿邪「三十六」·意將以告人乎「三十七」·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
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三十八」·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
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

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二〇〕。殺常之身者也〔二一〕。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二二〕。若無所利而不言〔二三〕。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欄據〔二四〕。維人但割而和之〔二五〕。不可勝食也〔二六〕。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二七〕。曰舍余食〔二八〕。不知日月安不足乎〔二九〕。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三〇〕。曠蕪而不可勝辟〔三一〕。評靈數千不可勝〔三二〕。見宋鄭之閒邑〔三三〕。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三四〕。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三五〕。苟使我和〔三六〕。是猶弁其目而祝於禁社也〔三七〕。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三八〕。度其所惡〔三九〕。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四〇〕。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注釋】〔一〕耕柱子。墨子弟子。

〔二〕俞。古讀爲愈。勝也。毋俞。不勝也。

〔三〕大。讀爲太。太行。山名。在今

河南省。亦名羊腸坂。

〔四〕羊。不可駕。當作牛。

〔五〕駘。古文驢。騙策也。

〔六〕驢足以責。當作以驢足責。責

因驢足以任騙策也。

〔七〕下以字衍。責。雙關語。以驢之足以任責。喻耕柱之足以責備。

〔八〕巫馬子。孔子弟子。感

馬期之後。儒者也。謂。當作問。

〔九〕開。應爲啓。漢時避諱而改。夏后開。夏王啓也。禹之子。折。擲也。川字

爲衍文。

〔一〇〕陶爲衍文。之。鼎之譌。昆吾。古國名。在今河北省。

〔一一〕翁。當作益。雞。借爲雞字。雞。然

灼也。雞下常有雉字。乙。當作已。與以同。目若。當作白若。地名。

〔一二〕三。當作四。古鼎三足者圓。四足者

方。〔一三〕言不炊亦能熟也。

〔一四〕臧。通臧。

〔一五〕上鄉。與尙聲同。

〔一六〕乙。已也。由。與無通。兆之占辭。

言已而又言卦兆之占辭也。〔二七〕上文命龜曰上鄉。此兆從之。故云變矣。〔二八〕達達。通達達。盛貌。〔二九〕當作一東一西。一南一北。〔三〇〕三國。指下文夏商周也。〔三一〕桀。與傑通。諫。當作謀。〔三二〕智。通知。言雖聖人與良相傑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年後之事也。〔三三〕智。亦通知。〔三四〕治徒娛。縣子碩。二人皆墨子弟子。〔三五〕孰爲大務。言何者爲大而必須從事之也。〔三六〕欣。讀爲臨。望也。卽今之測量。〔三七〕說書。猶言著書立說也。〔三八〕云。有也。下同。〔三九〕賊。害也。〔四〇〕言皆未成功也。〔四一〕燧。放火也。〔四二〕推。操字之異文。〔四三〕子何貴于二人。猶于於二人孰貴也。〔四四〕言子墨子游于楚時。耕柱子適仕楚。從游之數門人乃往訪之也。〔四五〕噓食之不飽也。古時食飯五升始飽。〔四六〕客。待也。〔四七〕復。報告也。〔四八〕無益。猶言無能爲力也。〔四九〕智。通知。〔五〇〕毋幾何。不久也。〔五一〕後生。弟子之稱。猶師之稱先生也。不敢死。猶古人書疏中稱死罪套語。〔五二〕旬下脫曰字。〔五三〕之上脫子字。〔五四〕耶。當爲服。〔五五〕富。古通福。言未見人之服汝。未見鬼之福汝也。〔五六〕臣。謂家臣也。〔五七〕言子於此二人以誰爲貴也。〔五八〕言以有狂疾爲貴也。〔五九〕稀。糝也。〔六〇〕矣。通作邪。〔六一〕言不當以人與狗豬相等也。〔六二〕智。通知。下同。〔六三〕言猶匠人之只知槁木而不知生木也。〔六四〕和氏之璧。楚卞和由璞中所得之璧。卽卞和相如歷秦王之索。送之秦而復歸趙者。〔六五〕古隋侯以藥傅傷斷之大蛇。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稱其珠爲隋侯之珠。〔六六〕棘。同翻。空足曰翻。異。同翼。鼎耳也。三翻六翼。蓋謂九鼎也。〔六七〕於國家。當作國家必富。〔六八〕葉公子高。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六九〕言使遠者來也。〔七〇〕言待故舊如新也。〔七一〕也。當作之。〔七二〕是。亦當作之。〔七三〕言問所以爲政之方法也。〔七四〕智。通知。下同。〔七五〕得。當也。下句同。〔七六〕魯陽文君。楚平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封邑。〔七七〕馬。竹馬也。〔七八〕足用而勞。謂自勞其足也。〔七九〕復。同履。常。常行也。〔八〇〕滿口。謂不可行而空言之。是徒敝其口也。〔八一〕激。放字之譌。管黔敖。高石子。皆墨子弟子。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八二〕設。謂置于列位也。〔八三〕

衛君不從其言也。〔七四〕君上應有衛字。〔七五〕無乃。猶母乃也。〔七六〕謂去之苟得其道。則雖受狂名。亦無傷也。〔七七〕鬪。通管。非管叔。言反對管叔也。〔七八〕商蓋。即商奄。二國名。〔七九〕謂焉敬不以其道而去之也。〔八〇〕陷。陷之借音也。食也。長。當爲食字之譌。〔八一〕說。同悅字。〔八二〕倍。同背。鄉。同向。〔八三〕焉。讀爲乃。〔八四〕先人。前人也。則。法也。〔八五〕三。參也。言參師前人之法。不必變更也。〔八六〕智。猶知也。謂豈有前人有法而僅供參師之用哉。汝實未知前人之法也。〔八七〕後生。弟子也。上反字。背也。下反字。返之假字。謂墨子之門人有先背乎墨子之道而後始來歸從學者。〔八八〕言吾歸雖後。實無罪也。〔八九〕北。戰敗也。失。失道也。〔九〇〕言戰失而後歸。不得與殿者同賞也。〔九一〕術。同述。言君子但祖述先聖之道。而不創作也。〔九二〕其。通藉。極也。其不若子。最下劣之人也。〔九三〕誅。當作述。〔九四〕也。之字之譌。〔九五〕遂。當爲述。〔九六〕誅。亦當作述。〔九七〕遂。亦當作述。〔九八〕於。過於也。下皆同。〔九九〕以爲。因也。言因愈近則愈愛也。〔一〇〇〕疾。痛也。〔一〇一〕言擊彼則吾不痛也。〔一〇二〕揚。抗拒也。〔一〇三〕有我二字衍文。以字下當有利字。〔一〇四〕利下當有彼字。〔一〇五〕義。同意。既。不肯人也。〔一〇六〕意。與理通。〔一〇七〕說。同悅。〔一〇八〕此句不可解。當有譌字或闕文。〔一〇九〕常。當作子。〔一一〇〕惡利。猶言惡在其爲有利也。謂無所利也。〔一一一〕不。當作必。〔一二三〕讓。即寡家。〔一二四〕維人。當爲養人之譌。養人。庖人也。但。祖也。〔一二五〕不可上當有食之二字。〔一二六〕還。翼之假字。翼然。驚視貌。〔一二七〕舍。予之假字。賜予也。〔一二八〕日月。當作甘肥。安。語詞。〔一二九〕意。同境字。〔一三〇〕辟。同闢。不可勝闢。極言其田之多也。〔一三一〕許。當作呼。罇之借字。罇。當作慮。謂開隙虛曠之地也。勝下當有人字。〔一三二〕閉邑。空邑也。〔一三三〕季孫紹。季康子之後。孟伯常。孟武伯之後。〔一三四〕禁。當作叢。叢社。殷神社于樹木茂盛之所也。〔一三五〕苟。猶尙也。〔一三六〕身。蓋也。禁。當作叢。〔一三七〕與。與字之譌。〔一三八〕度。廢字之譌。〔一三九〕焉。猶乃也。

二九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棗棗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中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

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三〇〕。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三一〕。是蕩口也〔三二〕。子墨子曰。必去六辟〔三三〕。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三四〕。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三五〕。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三六〕。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三七〕。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歲之宰〔三八〕。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三九〕。黔者黑也〔四〇〕。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四一〕。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四二〕。苟而讎焉〔四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四四〕。則慍〔四五〕。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四六〕。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四七〕。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四八〕。關中載書甚多〔四九〕。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五〇〕。揣曲直而已〔五一〕。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五二〕。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五三〕。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

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四〕。然而民聽不鈞〔五〕。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六〕。數逆於精微〔七〕。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八〕。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九〕。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十〕。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十一〕。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十二〕。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十三〕。數百於後〔十四〕。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執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十五〕。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十六〕。曰。待女以千盆〔十七〕。授我五百盆〔十八〕。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十九〕。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二十〕。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二十一〕。縱不說而行〔二十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徒〔二十三〕。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徒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二十四〕。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二十五〕。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二十六〕。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二十七〕。不遂而反焉〔二十八〕。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若用子之

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闔心而虛天下也。〔一〕。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二〕。是猶舍稷糲粟也。〔三〕。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四〕。

【注釋】〔一〕爭一言。謂爭是非也。合于義則是。不合于義則非也。〔二〕於。貴於也。或曰。貴義當作義貴。亦通。

〔三〕卽。就也。至也。〔四〕已。止也。言不知不爲義也。〔五〕處。安居而坐食也。〔六〕如。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

也。〔七〕見楚獻惠王。當作獻書惠王。墨子游楚。在楚惠王五十年。〔八〕獻。衍文。以老辭。言惠王四年老辭不

與墨子相見也。〔九〕說。讀去聲。〔一〇〕說。同悅字。〔一一〕成。古通作誠。〔一二〕言恐楚王以爲此乃賤人之所爲

而不願爲也。賤人。平民也。〔一三〕草上脫一字。〔一四〕順。當作療。〔一五〕言只求有用。不問事之細微也。〔一六〕

主君。謂穆賀。〔一七〕言不必親往也。〔一八〕藥下脫於字。〔一九〕彼。古通匪。匪。猶非也。言人君之用賢。必非苟

然。而賢人始樂爲之用也。〔二〇〕選。踐也。常。以爲常道而行之也。〔二一〕以上當有不足二字。〔二二〕滿口。獻

口也。〔二三〕辟。同僻。六僻。喜怒哀樂悲憂惡也。〔二四〕者三。當作三者。三者。指嚙。言。動也。御。進用也。三

者代御。謂更迭用此嚙。言。動三事也。〔二五〕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二六〕耳下當有目字。〔二七〕排。背也。言雖

不能爲義。但亦不能背于義而行也。〔二八〕一爨上當有一火二字。宰。殺也。〔二九〕鉅。當爲豈。豈。禮之假字。

皦。白也。〔三〇〕黔。黎也。黑也。墨。與黑古通用。〔三一〕布。錢也。〔三二〕敢字衍文。〔三三〕苟上當有不敢二字

。即舊之本字。〔三四〕言他人助之修其身也。〔三五〕慍。怒也。〔三六〕法之。以爲法而行之也。〔三七〕遺。當作

道。〔三八〕使。當作之。〔三九〕關中。猶云局中。古乘車新轉開以木爲關。中可度物。謂之局。亦謂之關。〔四〇〕公

尙過。墨子弟子。〔四一〕揣。量也。謂但能揣量事之是非曲直足矣。不須讀書也。〔四二〕何有。言書中有何物可得

也。〔四三〕漆。七之假音字。〔四四〕物。謂理也。言理雖同歸。而言之不能無誤也。〔四五〕然。如此也。鈞。均之借

字。謂傳聞各異也。〔四〕過。謂公尙過也。〔五〕逆。猶鈞考也。〔六〕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也。〔七〕兗。公良桓子。衛大夫。公良。複姓。〔八〕簡。閱也。〔九〕吾。當作若。〔十〕畜。養也。〔十一〕使。教之。〔十二〕百下脫人處二字。〔十三〕子墨子下脫弟子二字。〔十四〕當。應改審。精確也。〔十五〕益。粟量名。〔十六〕言許以千益。而實授祇五百益也。〔十七〕義士。爲我之人也。〔十八〕起之。助之使起也。〔十九〕語之。語于人也。〔二十〕說。同悅。〔二十一〕信徒。當爲倍徒。徒與從通。下同。〔二十二〕察。明察也。〔二十三〕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二十四〕帝。謂上帝也。〔二十五〕淄水。在山東益都縣西南。〔二十六〕不遂而反。言爲人所阻而不能行也。〔二十七〕言以迷信束縛人心。使天下之行人少也。〔二十八〕舍下脫吾字。革。更也。〔二十九〕擲。拾也。字亦作擲。〔三十〕言盡天下之卵以投石。卵盡而石猶是。不可毀也。

三〇 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其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其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

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二二〕。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二三〕。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二四〕。處而不出。有餘精〔二五〕。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二六〕。人莫知取也〔二七〕。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二八〕。一行爲人筮者〔二九〕。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三〇〕。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三一〕。公孟子義章甫。搢忽〔三二〕。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三四〕。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質。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三五〕。韋以帶劍〔三六〕。以治其國。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三七〕。絳衣博袍〔三八〕。以治其國。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三九〕。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四〇〕。若不。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四一〕。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四二〕。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四三〕。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四四〕。子之古。非古也〔四五〕。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四六〕。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四七〕。愛人節用。

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一〕。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錯然在天〔二〕。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三〕。而去刀冠也〔四〕。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五〕。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六〕。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七〕。刀傲也出於子不祥〔八〕。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九〕。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十〕。族人五月〔十一〕。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十二〕。弦詩三百〔十三〕。歌詩三百〔十四〕。舞詩三百〔十五〕。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十六〕。國治則從事〔十七〕。國富則爲禮樂〔十八〕。子墨子曰。國之治〔十九〕。治之廢〔二十〕。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廢〔二十一〕。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二十二〕。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蓄爲聲樂〔二十三〕。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二十四〕。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二十五〕。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二十六〕。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二十七〕。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僇謂擻者不恭也〔二十八〕。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二十九〕。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三十〕。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

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乃故何也〔六〕。卽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七〕。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七〕。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七〕。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七〕。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七〕。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徒〔七〕。三年哭泣。扶後起〔七〕。杖後行〔七〕。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七〕。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七〕。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七〕。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八〕。反。後。坐。進復曰〔八〕。鄉者先生之言〔八〕。有可聞者焉〔八〕。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八〕。子墨子曰。不然〔八〕。夫應孰辭〔八〕。稱議而爲之〔八〕。敏也〔八〕。厚攻則厚吾〔八〕。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九〕。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九〕。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九〕。今烏聞熱旱之憂則高〔九〕。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九〕。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九〕。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九〕。思慮徇通〔九〕。欲使隨而學〔九〕。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九〕。勸於善言而學〔十〕。其年〔十〕。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

子曰。不仕子〔一〇三〕。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一〇四〕。其長子嗜酒而不葬。〔一〇五〕。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一〇六〕。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一〇七〕。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一〇八〕。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一〇九〕。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一一〇〕。猶強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一一一〕。能爲禍人哉。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一一二〕。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一一三〕。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一一四〕。對曰。未之得聞也〔一一五〕。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一一六〕。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其善。而子無一乎〔一一七〕。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其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一一八〕。能爲禍福〔一一九〕。善者賞之〔一二〇〕。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一二一〕。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一二二〕。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一二三〕。則盜何遽無從〔一二四〕。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一二五〕。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力力所能至而從事焉〔一二六〕。國士戰且扶人〔一二七〕。猶不可及也〔一二八〕。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二六〕。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二五〕。有人於此。翟甚不仁。〔二七〕。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二八〕。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二九〕。告子毀。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三〇〕。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三一〕。隱以爲廣。〔三二〕。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三三〕。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三四〕。子之身亂之矣。

【注釋】〔一〕公孟子。疑即公孟子高。七十子之弟子也。〔二〕共。讀爲拱。言垂拱以待也。〔三〕其下有有字。身。耳字之譌。也。爲衍文。〔四〕疑惑。謂言之無益而有害。則君子遲疑不敢發。此明不扣則不鳴之一物。〔五〕言君主之爲政。在應付國家之難。譬常危機將發之際。如盜寇將作之類。〔六〕然而。猶言是乃。利下當移下文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十一字於此。謂君主若因君子之諫而得利。則必用君子矣。〔七〕大巧之經。謂巧妙之經略也。〔八〕以上十一字當移于上文利字之下。〔九〕辟。同闢。〔一〇〕著。貯也。爲也。〔一一〕謂出兵與他國戰。必敗而受辱也。〔一二〕以上分言不扣必鳴之三物。君行淫暴。一也。爲政不善。二也。好攻伐。三也。此三者。皆君子之所當諫也。〔一三〕謂上當有所字。〔一四〕言子以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爲君子。則必以不扣而鳴爲非君子也。今子未有扣而言。則亦所謂非君子也。〔一五〕玉。當作巫。〔一六〕精。當作精。精。祀神之米也。〔一七〕街。行且賣也。〔一八〕知。當作之。〔一九〕星。當作策。〔二〇〕本句下脫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策者十一字。〔二一〕精。當作精。下同。〔二二〕鈞。通均。言均是仁義。行說人者較處而不言者爲功多。則何爲而不行說人也。〔二三〕義。當讀爲峨。高貌。章甫。儒冠。摺。卽晉字俗寫。忽。卽笏也。〔二四〕行不在服。言行與服無關也。〔二五〕牂。音臙。牂羊。牝羊也。〔二六〕章。皮之未治者。言用章爲劍帶也。〔二七〕鮮。同編。生帛也。組。段屬。〔二八〕絳。當作絳。大也。絳

衣·大袂衣也。〔三九〕襜·留也。宿善·言知其善而留之不行也。〔四〇〕因·仍也。言仍原狀以相見可也。不必問其爲忽與章甫或否也。〔四一〕古言服·謂言古人之言·服古人之服也。〔四二〕言二人爲同時之人·而所言則仁不仁異·則言古人之言·非必仁也。〔四三〕關·同管·關叔·卽管叔。〔四四〕儒家法周公·墨家法夏禹·故云。〔四五〕言如以古爲仁·則墨家之學更古于儒家之學·而不得以儒家之學爲仁也。〔四六〕當聖王·謂當聖王之世也。〔四七〕知·讀爲智·下同。〔四八〕齒·契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計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言僅知其數而未知其實之有無也。〔四九〕結·同錯。〔五〇〕葆·言包裹其髮。〔五一〕刀·古文其字。〔五二〕謂壽夭富貴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也。〔五三〕執·主也。〔五四〕子亦·當作子子·刀·通其·其子·卽箕子也·周書篇名。〔五五〕也·當作心·不祥·卽上文之無祥不祥也。〔五六〕後子·嗣子也。〔五七〕期·一年之服。〔五八〕族上當有戚字。〔五九〕誦·以聲節之也。〔六〇〕弦·謂鼓琴瑟也。〔六一〕歌·依詠詩也。〔六二〕舞·謂舞人歌詩以節舞也。〔六三〕治上脫國字。〔六四〕治·當作贊·〔六五〕言國治而富·則爲禮樂·國亂而貧·則聽治而從政也。〔六六〕治下脫也治之故治也六字·言治國之道·須用之·國然後治也。〔六七〕治之廢·猶言不治也。〔六八〕勸·勉也·鑿·足也·猶言勉之無已。〔六九〕言噎思飲而始穿井·爲時已晚也。〔七〇〕爾·侈盛也。〔七一〕厲·猶厲也·死而無後曰厲·居宅無人曰虛。〔七二〕祀·當作禮。〔七三〕魚罾·捕魚具也。〔七四〕日·當作月·下同·三月之喪·夏禮也·墨家所向。〔七五〕裸·裸之本字·赤體也·擻·揭衣也·猶孟子所言五十步笑百步也。〔七六〕知·同智·謂偶有一事賢于他人也。〔七七〕吾下脫一子字·吾子·孺子也。〔七八〕刀·古其字。〔七九〕曰字當在儒者之下·作子墨子問於儒者曰。〔八〇〕上樂字爲音樂之樂·下樂字爲哀樂之樂·古音相同·故墨子以室以爲室離之。〔八一〕程子·卽程繁·兼治儒墨之學者。〔八二〕政·事也。〔八三〕說·同悅字。〔八四〕送死者入殯·儀仗繁侈·有若徒居也。〔八五〕扶後起·扶而後起也。〔八六〕杖後行·杖然後行也。〔八七〕極·猶定也。〔八八〕各·當作若·此若·若此也。〔八九〕皆聞·言以所見相告也。〔九〇〕迷·當作還·墨子呼程

子令還也。〔八二〕復，白也。謂程子進而復白于墨子也。〔八三〕鄉，同向。〔八四〕聞，閉之譌。聞，非也。〔八五〕意，謂墨子之言本毀備，而自以為非毀，則是無毀譽也。〔八六〕謂非儒之言，不得以平時毀桀紂為比。〔八七〕應，當也。執辭，猶常語也。〔八八〕稱誅，猶今言評論也。上當有不字。〔八九〕敏，明智也。〔九〇〕吾，為固之略字。固，與衆同。〔九一〕蛾，同蝦字。〔九二〕稱於孔子，謂贊美孔子也。〔九三〕亦，當作兀，兀，古文其，蓋指孔子之言，言我所贊美孔子者，是其所說至當，而不可易者也。〔九四〕聞，知也。憂，同優，盛也。〔九五〕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九六〕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則程安得而不贊美之乎。〔九七〕良，猶強也。〔九八〕徇，靈敏也。〔九九〕言墨子欲使其隨己以學也。〔一〇〇〕姑，且也。言且從我學，我將使子為官也。〔一〇一〕言為墨子許其為官而學也。〔一〇二〕其，同期，一年也。言學之期年，乃責墨子使之出仕也。〔一〇三〕拒絕之辭。〔一〇四〕兀，其之古文，下同。〔一〇五〕不葬，當作不預葬，預，同與。〔一〇六〕末，猶沒也。沒，弗也。〔一〇七〕猶言非吾一人之父也。〔一〇八〕本句下當補遂不復求仕五字。〔一〇九〕盍，何不也。〔一一〇〕不視人，言不視人之好不好，欲不欲也。〔一一一〕先王，當作先生，為神當作神為。〔一二〕能為禍人哉，當作能為人禍福。〔一三〕意者，疑詞。〔一四〕刑，罪也。徒之刑，當作刑徒。言子亦知隱匿犯人之為有罪乎。〔一五〕之，舊在得字下。〔一六〕什子，其賢過子十倍也。下云百子同。〔一七〕無一，無一自譽也。〔一八〕明下當有知字。〔一九〕為下當有人字。〔二〇〕善者上應有為字。〔二一〕言鬼神如有明知，則先生之言如善，必不有疾，今有疾，非先生之言有不善，即鬼神不明知，二者必居其一也。〔二二〕何上應有鬼神二字。〔二三〕而下脫閉字。〔二四〕從下應有入字。〔二五〕復，白也。言有弟子白於墨子，欲習射也。〔二六〕兀，古文其字。〔二七〕國士，國之戰士也。蛾且扶人，言且戰且助人也。〔二八〕及，兼也。〔二九〕言上當有墨子二字。〔三〇〕亡，同無。〔三一〕仁，愛也。言與程其不相愛也。〔三二〕言其人能尊天事鬼愛人，則雖與程其不相愛，猶勝於無其人也。〔三三〕仁字為衍文，言不毀我之言義也。〔三四〕勝，能勝其任也。

【二五】鼓，舉也。【二六】隱，與偃通，臥也。【二七】我下富有能字。【二八】言事姑毋言能治國爲政，待子之身不亂時再言之可也。

三二 魯問

魯君謂子墨子曰【一】。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二】。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三】。函徧禮四鄰諸侯【四】。敵國而以事【五】。齊患可救也。非【六】。願無可爲者【七】。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八】。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九】。西伐楚。葆昭王於隨【一〇】。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一一】。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一二】。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一三】。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一四】。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一五】。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一六】。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一七】。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一八】。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放百姓【一九】。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二〇】。今使魯四境之內【二一】。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二二】。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

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刀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刀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

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一〕。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二〕。己有善。則訪之上〔三〕。而無敢以告〔四〕。外匡其邪而入其善〔五〕。尙而無下比〔六〕。以美善在上〔七〕。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八〕。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九〕。釣者之恭〔一〇〕。非爲賜也〔一一〕。餌鼠以蟲〔一二〕。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一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一四〕。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一五〕。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讎則慍也〔一六〕。豈不費哉〔一七〕。魯之南部人有吳慮者。冬陶〔一八〕。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一九〕。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二〇〕。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二一〕。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二二〕。盛。然後當一農之耕〔二三〕。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二四〕。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二五〕。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二六〕。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二七〕。不織而衣寒〔二八〕。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

天下不知耕〔七〕。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七〕。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七〕。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七〕。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東車五十乘〔七〕。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七〕。自比於羣臣。不能以封爲哉〔七〕。抑越不聽吾言〔七〕。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七〕。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七〕。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八〕。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八〕。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涵〔八〕。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八〕。曰〔八〕。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八〕。出曹公子而於宋〔八〕。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八〕。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藿〔八〕。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八〕。而以夫子之政〔七〕。家厚於始也〔九〕。有家厚〔九〕。謹祭祀鬼神〔九〕。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九〕。身湛於病〔九〕。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九〕。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拊肺之爲欲哉〔九〕。今子處高爵祿而

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由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財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馬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閔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閔。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閔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閔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誦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

之。進者強之〔二九〕。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三〇〕。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
〔三一〕。函敗越人〔三二〕。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
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三三〕。
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
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
故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三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
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之爲車轄〔三五〕。須臾劉三寸之木
〔三六〕。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
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
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
翟又將與子天下。

【注釋】〔二九〕魯君。即魯穆公。〔三〇〕古書字。售怨。猶言買怨。〔三一〕卑。謙也。〔三二〕函。當作函。〔三四〕雛。驅也。謂驅全國之民以從事於戰也。〔三五〕非下當有此字。自爲句。〔三六〕順。當作順。順。與固通。〔三七〕項子牛。齊田和將。〔三八〕樓。山居也。謂驅使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也。〔三九〕葆。與保通。言驅昭王至隨。始得保其性命也。〔四〇〕太字衍文。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四一〕屏。同廐。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風。〔四二〕三晉。謂晉三家。即智氏。范氏。中行氏也。〔四三〕用。以也。因也。〔四四〕過。讀爲禍。言其禍終必還復於己國也。〔四五〕大王。讀若太王。即齊太公田和也。〔四六〕倅。卒之異文。卒。讀如倉猝之猝。〔四七〕試者。謂持刀之人也。〔四八〕放。古文殺字。〔四九〕陽上當有魯字。〔五〇〕魯下脫一陽字。〔五一〕魯下亦脫一陽字。〔五二〕刀。古文其字。〔五三〕

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鄭哀公八年。鄭人殺哀公而立共公。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三五〕全。成也。不全。無收成。謂歲內也。〔三六〕強梁。任威使氣之貌。〔三七〕多。戰功也。〔三八〕賤人。平民也。〔三九〕席。同度。度。杖也。豆。食器也。〔四〇〕爲。古與謂通。〔四一〕若。亦此也。〔四二〕橋。當作傳。謂傳聞也。〔四三〕鮮。當作解。〔四四〕宜弟。有益于弟也。〔四五〕美。謂食之而味美也。〔四六〕謂與師攻伐。使其父戰死。而賞其子也。〔四七〕言何以異于夷人之食其子也。〔四八〕嬖。人君所寵倖之人也。〔四九〕君。當作人。誅。文體名。誅之本義爲累。言累列其事而稱之也。〔五〇〕人。當作君。說。悅同。〔五一〕來。當作來。未百。相也。服。隸馬也。以馬駕相。明其用非所長也。〔五二〕景。影之本字。〔五三〕微。伺問也。言君有過。則伺問以諫也。〔五四〕訪。謀也。〔五五〕言不敢以告外人也。〔五六〕匡。正之也。匡其邪。謂正君之邪也。入其善。謂納之于善也。〔五七〕尙下。應有同字。比。結黨也。言上同于君而下不結黨也。〔五八〕以上當有是字。〔五九〕謂上當有所字。〔六〇〕與。與譽通。爲。有意爲也。謂好學與分財。或因求賞賜與名譽而有意爲之。不必真好爲之也。〔六一〕與。與約同。〔六二〕賜上。應有魚字。言釣者之辭。非有所賜于魚。而希魚之賜也。〔六三〕餌。誘之也。蟲。當作蠱。蠱猶毒也。〔六四〕志。志向。功。事業。言須合其志向事業兩方面而察之。不可單依偏面而定也。〔六五〕學其子。使其子就學也。〔六六〕讓。責也。〔六七〕此釋字亦當作釋字。釋。售之正字。〔六八〕費。應讀爲悖。〔六九〕陶。爲陶工也。〔七〇〕墨子下當有曰字。〔七一〕謂義則義耳。何必多言也。〔七二〕勞人。爲人任其勞也。〔七三〕耕天下而食。當作耕而食天下。〔七四〕言極盛不過當一農之耕也。〔七五〕藉。與藉通。假也。而。通知。〔七六〕爲上當亦有以字。〔七七〕患下當亦有矣字。〔七八〕食飢。飢而食也。〔七九〕衣寒。寒而衣也。〔八〇〕藉設。猶假若也。〔八一〕游。使之游也。〔八二〕於上當有至字。〔八三〕裂。分也。〔八四〕束。縛也。〔八五〕言但得飽暖已足也。〔八六〕不。當作奚。言不必封之以地也。〔八七〕越。當作王。〔八八〕釣。通均。言均是釋也。〔八九〕魏。墨子弟子。〔九〇〕將先語。謂將以何語爲先。〔九一〕擇務而從事。猶言見

機而行事也。〔八二〕漶，悅也。滿，與沈通。謂沈涵于酒也。〔八三〕非下當有攻字。〔八四〕曰上當有故字。〔八五〕曰字衍文。子墨子三言與下句連讀。〔八六〕出，當作士。士，同仕。謂使之仕也。而字衍文。曹公子，亦墨子弟子。〔八七〕瞎，見也。〔八八〕養藥，當作藥膏之藥。〔八九〕祭祀上當有弗得二字。〔九〇〕而上應有令字。政，當作教。〔九一〕言家業較初時爲厚也。〔九二〕有，爲字之譌。因也。〔九三〕言因家業之厚，得請從事於祭祀也。〔九四〕蕃，繁殖也。〔九五〕滿，沉也。〔九六〕未知，猶不明也。〔九七〕握季，握季，當作握季折脚。握季，飯黍以手不以箸也。折脚，祭脚也。儀禮云，脚有二種，有舉脚，爲食而設。割而不絕，有祭脚，爲祭而設。割之使絕，折，絕也。言鬼神不唯欲汝之祭祀也。〔九八〕怪，當作靈。鬼下當有神字。〔九九〕魯祝，魯國之尸祝也。〔一〇〇〕言恐人有所厚求于己也。〔一〇一〕唯上亦應有鬼神二字。〔一〇二〕言但務祭祀，而不爲求福也。〔一〇三〕猶言不如貧者無豚之意誠也。〔一〇四〕彭程，亦墨子弟子。生，當作謂。子下當有墨子二字。〔一〇五〕籍，亦藉之借字。藉設，猶假若也。而，汝也。〔一〇六〕言以一日爲期。在一日中能往救之則生，不則死也。〔一〇七〕奴，古通駕。駕馬，鈍馬也。〔一〇八〕四隅之輪，方輪也。此言輪之多角不便於行者。〔一〇九〕來上當有不知二字。言二車孰者先至，在未行之前已知之，則豈可云未來之事不可知也。〔一一〇〕孟山，亦墨子弟子。王子闔，楚平王子。名啓，譽，贊美之也。〔一一一〕左傳哀公十六年，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規以兵。〔一一二〕嬰，腰之本字。〔一一三〕直兵，劍矛之屬。〔一一四〕侮，辱也。〔一一五〕遂下當有死字。〔一一六〕然而，猶於是也。言何不權受王位，以誅白公。然後返其王位也。〔一一七〕騰綽，墨子弟子。項子牛，齊將。〔一一八〕高孫子，亦墨子弟子。請而退之，言請其退職也。〔一一九〕濟，止也。教也。壁，同歸。〔一二〇〕譎，曲從也。夫子，謂項子牛。〔一二一〕斬，當厲革也。言欲馬行而鞭其前，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一二二〕狎明，謂明知故犯也。〔一二三〕言貪祿之心勝于義也。〔一二四〕若，亦此也。執，當作執。執，勢之古字。因此若勢，謂乘其勢也。〔一二五〕函，當作函。數也。〔一二六〕公輸子，名般。後世稱魯般。魯哀公時之巧匠也。〔一二七〕

焉。猶乃也。〔二八〕強。應作拒。下同。〔二九〕言敵舟欲退者。鉤之使勿得退。欲進者。拒之使勿得進也。
〔三〇〕節。有節度也。〔三一〕執。亦當作執。〔三二〕函。亦當作函。〔三三〕揣。亦當作拒。下同。〔三四〕誰。與
鷓同。〔三五〕程。當作匠。轄。軸端也。〔三六〕對。當作斷。斷。斫也。

三二一 公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一〕。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二〕。行十日十夜而至於
郢〔三〕。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四〕。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五〕。願藉子殺
之。公輸盤不說〔六〕。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七〕。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八〕。子墨子起
再拜曰。請說之〔九〕。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一〇〕。不可
謂忠。爭而不得〔一一〕。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一二〕。不可謂知類〔一三〕。公輸盤服。子墨
子曰。然〔一四〕。乎不已乎〔一五〕。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
王〔一六〕。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一七〕。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屨而欲竊之
〔一八〕。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竊欲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一九〕。王
曰。必爲竊疾矣〔二〇〕。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屨
也。荆有雲夢〔二一〕。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鼉羅〔二二〕。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
也〔二三〕。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枿豫章〔二四〕。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
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二五〕。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二六〕。王曰。善哉。雖

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詰。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注釋】〔一〕公輸盤。即公輸般。般。盤古通。〔二〕起于齊。當作自魯往。下照有剽襲囊足。日夜不休八字。〔三〕郢。楚都名。〔四〕命。讓詞。何命焉爲。猶言有何吩咐也。〔五〕臣下當有者字。臣。謙稱。〔六〕設。同悅字。

〔七〕十金。當作千金。〔八〕言我亦好義。本不殺人也。〔九〕說。讀去聲。〔一〇〕爭。同諍。諫也。〔一一〕本句中

爭字作爭奪解。〔一二〕言于義言之。即殺少亦不可。況殺衆乎。〔一三〕類。法也。〔一四〕然。如此也。猶言既如此。

〔一五〕乎。當作胡。已。止也。謂止攻宋也。〔一六〕見。荐之也。〔一七〕此下當有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

子墨子曰十六字。〔一八〕擗。今作輿。輒。壞也。〔一九〕何若人。猶言何如人。〔二〇〕爲下當有有字。〔二一〕雲。

夢。一澤名。〔二二〕江漢。長江與漢水也。〔二三〕狐狸。當作鮪魚。言在宋即鮪魚亦無之也。〔二四〕文梓。美梓

也。椶。杞也。似梓。枏。葉如桑。豫章。亦枏類。四種皆大木。〔二五〕事。古通吏。三吏。三綱也。〔二六〕不

得。無所得也。〔二七〕膠。小木札也。楛。謂櫟櫟等物。〔二八〕距。同拒。〔二九〕圍。同禦。〔三〇〕說。屈之本字。

〔三一〕謂殺墨子也。〔三二〕待。當作待。〔三三〕請。願也。〔三四〕庇。蔭也。閭。里門也。〔三五〕內。讀爲納。時楚

將伐宋。宋之守圉者悉爲開。故不聽入也。

(完)